

紅系五

五分

每冊

次目

紅龍	吉阿德君中的俗諺	春	名利	散文	鎖了的箱子	戲劇	吉阿德君中的一首詩	祈告	過時	破船	壁畫	六月裡送來微涼的秋	我了解	普希金抒情詩	漢碑	轉動裡的追憶	悼	淺醉了時	都市特寫	詩	色盲	除夕	午時	鉛色的童年	端陽節之夜	詩人之告哀	論文
無息譯	無息譯	無息譯	無息譯	無息譯	陳演暉譯	無息譯	無息譯	敏政	敏政	暮霞	暮霞	蘆荻	家梧	無息譯	中堅	中堅	劉飛雁	張弓	張弓	張弓	鄭幹蒼	王素雯	李育中	玲然譯	胡夢芬	梁之盛	梁之盛

期式卷三



行印社版出國南

再增非
角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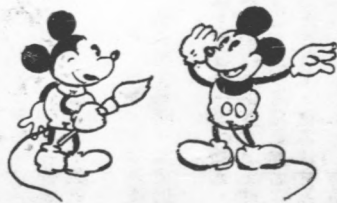
梁國英



大謀眾平安幸福
再增西灣河分局
設在西灣河電車路
督業宗旨一如總局

- 總局.....香港文咸東街三十式號
- 分局.....灣仔莊士敦道一佰八十五號
- 分局.....油麻地新填地一佰六十號
- 分局.....旺角新填地街四佰十六號
- 分局.....西灣河電車路太寧里一號

本局在港
賣藥二十
餘年矣
所賣皆名
家正藥也



詩人之告哀

梁之盤

——司馬遷論

于長純史而編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

——劉彥·福文心雕龍

文學底興衰，總和政治情形底好壞背道而馳的。中國文學，自從言志思潮雄霸戰國文壇，到了漢代，爲着政治安定，社會富裕，上層階級崇尚儒術，罷黜百家，儒家思想統治了思想界，文學也就陷入載道思潮底泥塗了。漢代文學作品之能反映而再現人生的，遂如鳳毛麟角，除了司馬遷等少數人外，所有的文章差不多都比不上晚周，也不及後來的魏晉。這雖然是一個英雄時代，卻不多產生不朽的文學。

所以，兩漢文學既局於儒術底狹籠，一泓之水，澄之易清；萬頃之波，揚之不濁。——文壇上也也就故步自循，沒有了活潑飛騰的姿態。漢代的韻文，除掉民間文學中無名作家底作品如古詩十九首及孔雀東南飛等能以樸素的文字表現豐富的情感，成爲詩歌中的不朽傑作外，自從屈靈筠底修影印于文壇，揚雄開了模擬風氣，凡是賦作品，總處處帶有模擬色彩，以堆砌美辭爲務，並無一毫情感的表现。漢代文學中心的韻文，不過是載道思潮造成的——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迂晦的鋪張的古典文學。染上載道色彩的散文也自然失掉文學本色了。

作爲中國文學史上嚴冬期之一，漢代文壇已瀰漫着載道的妖霧；但，正如博學的波利嘉普·黎塞（Polignac）將黑暗時代無人過問的拉丁文學苦心研究之後所說「從沒一個世紀絕對沒有天才的詩的人。」這全灰色的背景上卻也映着一個偉大的傑出的人物——司馬遷。司馬遷不是載道思潮所能拘束的奴隸。他作品裡伴着豐富而常有生氣的想像力而生的喬皇的文詞，崇高的意象，入神的描繪與精緻的思致，都足証他是漢代文壇的第一人，是中國散文故事之父呢！茅鹿門先生說：——「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門；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具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非區區句字之激射也。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而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人。先世世典周史，父談爲漢太史令。談將卒，命遷宜論著史記。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太初元年始著手論次。越五年，而當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稱其才，爲之剖。武帝怒，下遷腐刑。於是益發憤著書。遷之史才，皆先人所次舊聞。其文則所謂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遷沒後，其書稱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這是司馬遷一生之極粗糙的輪廓，想深澈地了解他底生平，則漢書的司馬遷傳，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都很有價值的。

關於司馬遷底生平卻頗與一生都坎坷于他底悲苦的境遇之文藝復興期西班牙蓋世文豪西萬提斯近似。西萬提斯是世界文壇上的一個巨人，但他俯仰一生，以他有力的作品撼動歐陸的人心，以他對於社會形相之暴露，卻博不到一個凍餒無憂的生活，且不獲身見其名之成立。他如今已高踞西班牙文壇無敵的寶座了。可是他的一生，曾爲誕而走險的軍人，曾作摩爾海盜的俘虜，曾在戰場弄成殘廢，曾嘗銜窗風味。然而種種造化底播弄都改移不了他溫良的氣質，雖在縲絏之中，他還把全副精神與感情灌注在他底永久風行的傑作吉訶德君 Don Quixote 這樣的一個西萬提斯 Cervantes 不是很像司馬遷嗎？司馬遷是踴躍一生，誓以終的。當他忍辱負重地從慘無人道的監室重又落到這人間世時，宮刑已替他注射了一種新的血液，使他興奮地以全盆心血灌進他底不朽的傑作——史記。

未說司馬遷底作品之前，且談談他的文學理論。

史記的自序上評詩人：「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又

「詩三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這抒情論，在蕭瑟而黯淡的漢代文壇上是司馬遷鍼對戴道論之言志的創見。他在屈原傳中論離騷：「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而死而不容自疏。濯淥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俯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然與日月爭光，可也！」

這對文學的見解，便是了解他的作品底鑰匙——他批評屈原，實在是「夫子自道」。「我們把握到這些，下面，探討他的『述往事，思來者』的東西便更容易有味了。」

司馬遷的代表作自然是史記。關於史記的來由，太史公自序上已寫明是繼承春秋的一本書。到後來爲李陵事被刑，復任中書令後，報罪任少卿書更暴露他著書底決心與用意，蓋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也。至于史記的背現，龐氏的話，頗有參攷的價值：「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乃窮侈極侈，海內凋敝，反不若文景尙黃武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羣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詔，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而卒陷腐刑，其序游俠者，蓋嘆時無朱家郭解之倫，不能脫己于禍；故曰士貧窘待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其述貨殖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激而爲此言耳。」李方叔師友讀書錄說「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者多。可以推求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而其事實瑣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也。」

史記之成爲中國文學上一本千古名作，自然爲了司馬遷是天才作家，但也因他底生活具波濤起伏之觀，他深深地嘗味到人生的真味，才獲這樣的結果。歐陽永叔說「文以窮而後工」，也是史記的得力處；雖不信史記是苦悶的象徵呢！至于司馬遷漫遊天下，尤其是造成史記奇麗的壯觀。是的，西洋史家之王希羅多德Herodotus底壯大的手法正因他見聞了世界的許多而成。史記上自序說：「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所以，爲了漫遊四海，造成了史記奇偉的氣象；蘊藉百家，造成了史記深曲的文章；史記着實是一部波瀾雲詭的傑作，不然，怎麼呂東萊肯說「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魚龍之變化，不可得此蹤跡者矣。」

至于談到史記之歷史的價值，則司馬遷亦爲史家之王。史記以長江大河樣的文章，開空前的史例；它底紀事是奇趣橫生，它底風格更雄偉不可方物。司馬遷實兼有劉知幾所謂才，學，識的三長。史記，是中國史家公認爲六經之後惟有此書的。司馬遷不僅是文學家大史家，并且是有唯物思想的人；其史記中保存着無限豐富的哲學史料，而且洩漏其唯物論的觀察哩。于此，我們曉得世界文學史上有一件珍貴的史料，就是幾個作爲偉大的文學家之歷史家。第一個就是希臘的希羅多德Herodotus。約翰瑪西John May，在世界文學史上說「他的歷史是用散文的，那却有廣漠的視野，戲劇底效能，以及詩趣風生的叙事詩底不少的火。因爲他賦有奇偉的幻像，因爲他曾見聞世界不少，所以他不會自誇。希羅多德乃是人們與國民的研究者，是以廣大的範圍和行動處理他的故事的俊秀之藝術家。他不但但是歷史之父，實在還是故事散文之父了。」其次就

是羅馬的塔西陀 Tacitus。他是個史家的模範；他的思想深刻而又細微，他的為人正直而熱情，堅定而不流于過激。所以在他雷霆精銳的作品中，不但能分析人物的內在，使環繞他的現實生活底栩栩然的寫照表現于人們心眼之前，還能揮動他的筆鋒以叱叱先帝帝王的劣跡，這是他不朽的理由。第三者為羅馬的薩拉斯特 Sallust。他是健全的史家，也是具着文體的智識和劇性的說話的天賦之藝人。他底作品，兩篇完美的羅馬帝國史中的插話，成了文學上有生命之作品了。最後要舉出的便是英國的李維 Livy。他是奧古斯都朝的視野廣大而勤勉博學之第一流史家，也是拉丁語散文的巨匠。他有一個以一部城創設以來的歷史——書描叙羅馬史的偉大企圖。他製作散文敘事詩，如魏琪爾 Virgil 之作詩文敘事詩一般，是富有詩底色彩的。這幾個人都是作為偉大的文學家的榮華大者。

是，希臘有希臘多德，羅馬有塔西陀，英國有李維，但，中國也有司馬遷足以自豪。他是足以媲美希臘多德而無遜色；試看看樂里愛 Livy 批評希氏的話「這個荷馬時代的史家却有其特殊的動人的風格；就以他底文字而論也別具一種優美的風味；他的文章有一種自然的聲調，如詩歌一般。他是個極能動人的史家；他記事的方法雖簡樸異常，而觀察却十分精細；持論也非常公允而謹嚴，是以他一方面教人，一方面又能娛人。他敘叙的態度千變萬化，使讀者決無枯燥之感；他是歷史的鼻祖，因為他不但能處處引人入勝，且開闢了後代史家途徑呢。」這一段話跟上述塔西陀說希臘多德為散文故事之父一番意見溶化起來，不是一個精當無倫的司馬遷之評價麼？是的，史記為最雄辯之事實的證明，證明那是懸之國門，一字不易的好，就讓我擲來讚美司馬遷罷。

馬存底論文批評司馬遷：「南浮長淮，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波，彭蠡之瀾，混涵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滂沱而淵深；見九嶷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台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敷如露，秋飾如洗，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澧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向無恙者乎？故文感激而傷憤；北過大梁之圩，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暗鳴，高帝之謾罵，龍跳虎躍，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親功，西使巴蜀出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涯，不見斧鑿之痕，故而其文峭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彿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于正人君子之貌容。凡夫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以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拱四時而無窮。」馬存從他底生平經歷批評他的作品，不啻探羅得珠，愈顯出司馬遷的好處。讀史記的人，誰不感到萬花撩亂之趣呢？劉彥和說：「子長純史而麗務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

說過了司馬遷底作品之總評價，且來談談他底代表作中的代表作，藉窺這文家王都之一斑罷。史記中的代表作要算項羽本紀和李廣列傳。為了項羽李廣都是鬱鬱不得志的人，司馬遷也是鬱鬱不得志的人，這兩篇文章純是他借別人杯酒澆自己塊壘，間接地象徵了苦悶。故寫來處處留神，有聲有色，真切動人，成了中國散文敘事詩的雙璧，是堪與荷馬 Homer 的伊里亞特 Iliad 和奧特賽 Odyssey 媲美的。

先談項羽本紀；項羽本紀的成因，前面已經說過，是惜項羽才氣過人，也是替自己塊壘的。竟陵鍾惺說：「遷以項羽蓋本紀為史記入漢第一篇文字，儼然列漢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全篇氣勢堂皇力透紙背，感傷憤慨，溢在言外，是雄勇猛健的作品。閻如霖說它「文勢如驚濤怒浪，模仿佛啞叱咤之風。」技巧方面側重正面描寫，十分節暢，更以細枝末節的刻畫，補充主意，愈得真切。所謂「往往大處不寫，專寫二小事，轉覺神情欲活。」這是司馬遷本色的代表作哩。

分折起來，則一起寫項羽個性，非常活現，整個才氣過人的勇士，印人腦海。到了鉅鹿之戰，為着項羽所以成伯業的就在這裏，故司馬遷用全力替他描寫，寫得精神百倍，到如今，還使人恍惚聽到金聲，鼓聲，劍聲，劍舞

聲，人馬辟易聲。其間運用諸侯將作間接影視更來得高闊。不然，怎麼茅坤說「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鴻門之會一幕，無端將座次寫出，將當日張良沛公刺心的心情，擺在紙上，虧司馬遷有這末細密的心思。劉辰翁評！「敘楚漢會鴻門事歷歷如目睹，無毛髮滲鹿，非十分筆力，描寫不出。」其中對話的穿插巧妙，更是千古詞令的絕品哩。

自此以下，就寫鍾惺所謂「看着敗局」。「天亡我也」幾句話，看他筆墨何等抑揚，就知道司馬遷何等惋惜了！既至垓下之圍，正像歸有光所說：「此下寫英雄末路，嗚咽悲壯，低徊欲絕，千秋絕調也。」它也寫出，「博得美人心肯死，項王畢竟是英雄一情境。我更可以借用王猷定描寫湯廷魁底絕技的一番話來批評這絕妙的文章：「尤得意楚漢一曲，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楚歌聲，漢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水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騾駘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繼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時至今日，我們讀項羽本紀到這下時，也還有這樣的感覺呢。

項羽本紀是不塊為司馬遷之得意作的！

至于李廣列傳，它的成因與項羽本紀無異。楊慎說：「綜敘事實以著其材容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嗚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所以，全首昂頭天外，音節悲涼，文意之浸壯，使人如聞五更之塞外胡笳呢。劉辰翁說得不錯：「縷縷可傷處，能使墮淚。」技巧和項羽本紀的正面描寫不同，注重側面描寫，趣味集中，傳神無比，千緒萬縷，四面照應，充分地表現文章的神技。中間如射石沒羽壹筆，真是千秋絕調！它將李廣贈證一生的徒然之掙扎，完全傳出，的是神來之筆，這一個剪影儘敵得任何的正面描寫了。

作中對於李廣出奇制勝的地方，特別描摹得透澈；燦燦可愛的地方，令人讀起來滿腔都是奇特的意思。

李廣贈證一生；看他幸從大將軍，又從廣都那些話，真是一字一淚的文章。還有，作中有一處以二百餘字將李廣的事功的性情和生平瑣事，曲曲傳出，妙在人人負氣，往往阨困，與李將軍成一絕妙的對照。這正是神妙欲到秋毫巔的作品；可從小處看出司馬遷的偉大。的。李廣列傳全作以射字為機杼，所以，中間射字共十二見，而起收更見全篇柱意。由此更見他的藝術手腕是如何地高明。

其實，我有些懷疑司馬遷的第一篇好文章還算這詩味滋深的李將軍列傳呢！那是中國文學作品上饒有光輝的奇兵。

若報任安書也是千古傳誦的，不過，雖然文章的氣度俱佳，但為了切身痛苦，過度興奮，章理就嫌凌亂一點了。

上述，自然是一種蓋測，但，對文學家司馬遷底作品，總窺見一斑罷，誠然，司馬遷底作品正如岑田氏說「沈洋玲麗，無奇不備，如遊禁禦，如歷鈞天，如夢前生如泛重溟，」一樣。司馬遷固然是醇淡的漢代文壇底空谷足音；為了它偉大無倫，史記也在那森羅肅殺的空氣中提起人的精神，也成為中國文壇上的權威作品，影響所及，四海奉為圭臬——近代桐城文派更視作薪傳呢。它將如日之耀如水的流。

所以，從他底作品看來，司馬遷是一個作為偉大的文學家之史家；他是一個深澈的心靈檢查者，精細的人格描寫者；恐怖的，柔美的，精緻的，滑稽的，壯麗的，都是他底題材；他對於作中人物，用萬象的態度描繪牠，四面八方的烘托牠，神出鬼沒地穿插牠，將牠底道德與惡業以至所有七情六慾坦白地表現出來。在藝術社會種種相（上至帝王，下至販夫走卒）一點，他是成功的人，為了蘊藉白家的素養，為了生活具波瀾起伏之觀。他是中國的希羅多德呢；他兼有脛色的底司Quay Jidos為文名貴剛勁而雄壯和刻畫人物的大本領與色話芬 Kenneth 底純真素淨的風味。

蘊藉了他底不朽的Cameo，那文家底王都之史記，大文學家司馬遷將永恆地活現于人們底腦際，耳畔，眼中！

聲，人馬辟易聲。其間運用諸侯將作間接影視更來得高明。不然，怎麼茅坤說「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鴻門之會一幕，無端將座次寫出，將當日張良沛公刺目的心情，擺在紙上，虧司馬遷有這末細密的心思。劉辰翁評！「叙楚漢會鴻門事歷歷如目，無毛髮滲靡，非十分筆力，描寫不出。」其中對話的穿插巧妙，更是千古詞令的絕品哩。

自此以下，就寫鍾惺所謂「着着敗局」。「天亡我也」幾句話，看他筆墨何等抑揚，就知道司馬遷何等惋惜了！

既至垓下之圍，正像歸有光所說：「此下寫英雄末路，嗚咽悲壯，低徊欲絕，千秋絕調也。」它也寫出，「博得美人心肯死，項王畢竟是英雄」情境。我更可以借用王獻之描寫琵琶底絕技的一番話來批評這絕妙的文章：「尤得意楚漢一曲，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墮，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如鐘，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劍聲，餘騎蹂躪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繼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時至今日，我們讀項羽本紀到垓下時，也還有這樣的感覺呢。

項羽本紀是不愧為司馬遷之得意作的！

至于李廣列傳，它的成因與項羽本紀無異。楊慎說：「綜敘事實以著其材器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時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所以，全首昂頭天外，音節悲涼，文意之凄壯，使人如聞五更之塞外胡笳呢。劉辰翁說得不錯：「縷縷可傷處，能使墮淚。」技巧和項羽本紀的正面描寫不同，注重側面描寫，趣味集中，傳神無比，千緒萬縷，四面照應，充分地表現文章的神技。中間如射石沒羽壹筆，真是千秋絕調！它將李廣附證一生的徒然之掙扎，完全傳出，的是神來之筆，這一個剪影儘敵得住任何的正面描寫了。

作中對於李廣出奇制勝的地方，特別描摹得透澈；燦燦可愛的地方，令人讀起來滿腔都是奇特的意思。

李廣附證一生；看他幸從大將軍，又從廣都那些話，真是一字一淚的文章。還有，作中有一處以二百餘字將李廣的功性的性情和生平瑣事，曲曲傳出，妙在人人負氣，往往既因，與李將軍成一絕妙的對照。這正是神妙欲到秋毫顛的作品；可從小處看出司馬遷的偉大的。李廣列傳全作以射字為樞杵，所以，中間射字共十二見，而起收更見全篇柱意。由此更見他的藝術手腕是如何地高明。

其實，我還有點懷疑司馬遷的第一篇好文章還算這詩味湛深的李將軍列傳呢！那是中國文學作品上饒有光輝的奇兵。

若報任安書也是千古傳誦的，不過，雖然文章的氣度俱佳，但為了切身痛苦，過度興奮，章理就嫌凌亂一點了。

上述，自然是一種蓋測，但，對文學家司馬遷底作品，總窺見一斑罷，誠然，司馬遷底作品正如田氏說「沈洋綺麗，無奇不備，如遊禁禦，如歷鈞天，如夢前生如泛重溟，」一樣。司馬遷固然是語淡的漢文壇底空谷足音；為了它偉大無倫，史記也在那森羅肅殺的空氣中提起人的精神，也成為中國文壇上的權威作品，影響所及，四海奉為圭臬——近代桐城文派更視作薪傳呢。它將如日之耀如水之流。

所以，從他底作品看來，司馬遷是一個作為偉大的文學家之史家；他是一個深澈的心靈檢查者，精細的人格描寫者；恐怖的，柔美的，精緻的，滑稽的，壯麗的，都是他底題材；他對於作中人物，用萬象的態度描繪牠，四面八方的烘托牠，神出鬼沒地穿插牠，將牠底道德與惡習以至所有七情六慾坦白地表現出來。在華嚴社會種種相（上至帝王，下至販夫走卒）一點，他是成功的人，為了蘊藉百家的素養，為了生活具波濤起伏之觀。他是中國的希羅多德呢；他兼有情色的底可 Flaubert 為文名貴剛勁而雄壯和刻畫人物的大本領與色諾芬 Xenophon 底純真素淨的風味。

還釋了他底不朽的 Quintus，那文家底王都之史記，大文學家司馬遷將水恆地活現于人們底腦際，耳畔，眼中！

端陽節之夜

胡夢芬

端陽節之夜。夜深，靜靜地，午間曾是爆竹四鳴都市已靜睡了。BDS過後，便給鞭傷了的馬路忍痛地張着鉛色的臉。夜風掀動懸在街心的電燈，染上亭子間的紫電燄之輝線搖搖不定。放下了書，熄了燈，誰瞧桌上鑲銅的烟絲盒子，誰瞧漆盒子上吃膽的幾枚菸子和薄荷，我心中遂有一片遷喬之鶯的快感，覺得四年來輾轉遷移，到底還在這虛榮城市找到一處適宜的住所。

無那地打一個呵欠，微光中，我驀然瞧見牆上父親的遺像。那又沉鬱的眼睛戳破了我嫩弱之心底平靜。記起明天是他四周忌辰，我遺忘之角落裡又湧出一段四年前的往事。

是一個端陽節之夜，夜已三更。

父親在園子上臥病，整理這幾天也就沒有課了。一副一副黑色的桌椅寂然地躺着，氣霧陰暗得怕人。

是離他起病的第七天，生命多變幻，八日前還在講壇上生龍活虎似地誇人不倦的父親，如今，竟像一具骷髏躺在牀上；要不是張開口呼吸，誰不信那是木乃伊的呢，那噁心嘔血的象徵之灰白的臉！

他本來早就有點毛病，但，塾裡祇是他一個人担綱，爲了不會諒人的家長，爲了自己底名；間接爲了兒女們，明知有類于自殺，他也力疾從事了。船到江心，補漏已遲，勞碌一生，到這風燭高年，一個不是跌鏢的六十老人又怎經得起燕虎鱗沙之魔鬼底侵擾呢？

臥病後，他終日嚷着要喝汽水，嚷得瘦弱的臉上填起青筋。因爲減少他不安的焦灼，雖然曉得這是飲鴆止渴，哥哥也給他喝了。可憐的父親，如爲着社會底不諒人只而鞠躬盡瘁，這實在是愛親心切的人深深痛恨；但幹麼讓他自掘墳墓呢！

初時他頭腦還清醒無比，在病榻前微笑着跟我，他愛憐的少女，或探病的學生們絮絮的說着舊時的瑣事，以慰安他家人底焦灼的心。

但他的心是焦灼的像火急着，手常常放下胸前似想拈出心臟來給冷水澆澆。桌上的小電扇已如旋轉舞着的蛇呼呼地喘息；鐵柄燒得炙手可熱了。于是，滾着汽泡的檸檬水換來片時的涼快，是杯水車薪，不，是水漲到燃燒着的火油上，第四天起，他墜入昏迷的圈子。連珠的讕語一句句射入我志志的心坎。他眼睛有時放大得想要噬人。

什麼藥也吃過，什麼醫生也請過，到底來了一個以大劑著名的國醫。不知道是不是命中注定這大劑醫生，後來竟變了無常，兩帖藥就弄得可憐的父親話也不多說了，如果他清醒一點，那他，懂得藥情的人，又怎會吃下這催命湯呢？是的，他曾在模糊中對這大劑先生的第一帖藥說過一句話：

「他是神仙麼，大晏天時教人喝付子泡靈！」

可憐的父親就這樣昏迷地躺在牀上，到今夜，他底靈性已消失三天了，如在五里霧中。瞧，無血色的臉，深陷的眼眶，不說話的氣吁吁的；在簾上摸索着不知找什麼的枯柴似的手，那可憐的父親怎麼不讓我替他受苦呢。

雙眉的母親，三哥的俟候神態，四哥沉鬱的眼，不安的親人，一張張沉默而憔悴的臉都朝着牀上可憐的父親。中夏夜的空氣壓得人氣息懨懨。每個人都像期待些什麼，什麼？一個不可避免的時期？

四圍真靜，耳邊不漏絲毫的聲音，如意外低徊太息的微風；滴滴答答的壁鐘之音波，人的呼吸。沉靜中一個蒼蠅振翼而過。微弱的燈光下，六神丸的錦緞盒子顯得有點模糊。什麼都寂然，父親撫摩慣了的古董，桌上幾載過藥的茶杯，黑色的酸枝傢具。牆上掛着的深紅色古代碟子似肺癆人底血。四下裡像睡着無數眼睛，閃着懂懂影子。窗外是黑夜。

丁玲，瑯琊，窗外的夜風挾着籠前的鐵馬嘶聲吹進來，彷彿牛頭

馬面帶來了鐵鎖郎當。牀上的病軀顫動，隨擲上半開的眼。我走到閣子外的小露台降下了它，免授病人的安靜。忙亂了幾天，到這時才記起。

半上弦的月色中，竹棚上他親手寫的晚香園的小橫額依稀猶認。微風在蔓延着長春藤之架上的竹子中低吟。愁人底淚樣的露珠錯雜地鑲在花和葉上。一枝花，一片葉子，都低頭無語，似缺少了慈祥的主入底撫愛而哀愁。墨蘭多幽鬱呢。盆上初開的幾朵白蓮有着慘白的姿容；環首花間，我記起常常在清早或夜深時着剪刀行來的父親。

一片鐘聲自山腰教堂底象牙高琢處透過靜夜傳來，它底升沉，使我記起牀上可憐的父親來了。我不自覺地隨着鐘聲，張開了淚珠的眼睛跳着，禱告，懺悔，祈求；祈求天帝以我底壽命轉付與父親。當我仰首禱告，愁雲慘淡的藍幕上底星星都像一雙雙淚眼。起來時，幾個蜻蜓亂飛。

我想起割股療親；我歌誦這麻木社會所謂忠孝；我讚美這偉大的天倫間底情緒，我踴躍欲動了。

「芬——」一聲急促的，我認得是老母的聲音。

急忙地走進閣子，我一眼瞧見三哥攬着的父親，口張的更大，喉間格格作响，眼是朝上凝定了。我欲哭無淚地徬徨的站在牀前，如一尾枯魚。這一回，紫雪丹用得着時了。

下午，我曾驚魂稍定，因為病父已渡過端陽節，這人們說是命運底關頭。而今，重又提心弔胆。惶亂的頭腦忽然想起三哥底太陽穴近來總有點烏雲；想起人們說，病人摸索着的手，是死的象徵，望着黑色的四圍，我想起「死」，這一秒鐘以前我還竭力壓抑着的念頭。

人生是什麼，是生死瞬息的蜉蝣吧，是葉子上的露水吧，是一場春夢吧？衰老了還留在人間世幹麼，不關心社會之進化嗎？但，給天倫骨肉間的情緒縶着的人，誰忍這樣說，誰忍這樣想呢！任大我論者如何高唱入雲吧，任佛侶如何解說極樂世界吧！

看守着大動脈細微到幾乎不可辨的父親，我思量他底生平。絞腦汁之生活底重壓把我父親底精力消磨殆盡了。一個老妻，兩

個大學裡的兒子，還有我這不肖的女兒，都要他為八家報紙的小說鬧嘔心吐血的寫文章，把他整天東在牢獄似的課室裡，逼他飯後都不過將息就趕上六百元一年的夜課。他一生何嘗有半點安息呢？有時望望他底殘軀，稍懂得事的童心遂往往有辛酸的味兒。一場大病後，他覺悟這是等于自殺，就辭掉幾家報館的撰述，退還夜課的聘書，稍持享樂的態度。他常常寄情于花神古物了，還愛假日郊行，或一頓豐富的晚餐敘天倫之樂。此外就弄弄孫兒，哥哥雖然還沒結婚，姊姊却綠葉成陰子滿枝了。——這是兩年來的事。但，積勞過度，兩年來胃痛特別多，甚至他常常在堂上吃藥。生之鉄蹄壓得他氣息慙慙，生之鎖鍊像一條吸人血的蛇把他牢牢束緊，到這耳順之年還要終日任勞任重，他何曾有片時的慰安！他會為兒女們底青春而歡愉麼，俯仰一世，到底祇得着老婆的鉛色的冷面。三十歲而後他何曾從娶妾處獲得靈魂慰藉之柔語呢！他是一條勞苦一生，而結局躺下他往日工作的田間斷了他底氣息之老牛嗎？

瞧瞧他陷落的眼眶，寬弛的口部的筋肉，我深深地感到這是兒女債底負累。父親，立刻從這長期的睡眠中醒來，打一個呵欠，張開眼見人，開口說話吧，兒女們還沒有報深恩于萬一呢。

我腦裡重又浮現年前他教我讀毛詩中「蓼莪」之篇的印象，沉痛的聲音還在耳畔。

「蓼莪者我，匪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聲矣維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他還沉痛地說着他自己椿萱早謝的悲哀。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他教訓學生的話擦起他不肖的女兒底思緒了。其實，駱駝死在沙漠上，旅人們已煞費躊躇；徒徬徨于生之邊緣？

心裡一陣非常的難過。鼻子一酸，熱淚就泊泊地汎濺不已。是的，我不該在病人面前流淚，不然，會令他傷心。可是，我現在雖然流淚，父親也何嘗見呢，一個昏迷得像雲遊于別一個世界的人。

我却含着淚意識到他一生工作底偉大。他是一個以心血織成，一曲不朽之歌的杜鵑，這歌聲是有力地盤旋于南國人的心眼之中。他的七十五部小說是足使他雄視于南國小說家之羣。爲了這，南國文人往往有認是他的親人以爲榮，也常有女人寄來滿紙芬華的信給他想像中風流瀟灑的人。

還有，他三十年來的教書生活，唇焦舌燥裡也陶育了多少英才。近年不斷有自遠地歸來的客人，中年的，手裡持着些土產，自稱他底舊學生到來探候哩。

我覺得父親一生勞瘁是不會辜負了的。人生自生至死，如大隊旅客在沙漠中進行，只要良心有安頓，到夜裡他臥在帳幕裡就不怕有惡夢來纏繞。我心裡一片莊嚴明淨，祈求可愛的父親得稍息肩，在桑榆晚景中享樂多時，才安坦地走近別一個世界。是的，碧年的慈愛就延緩下去吧！

抬頭又聽見寂然不動的父親。他似乎不理一切，他急于往那裡去。

「芬，你去睡一會吧。」淚眼前是憔悴的母親的臉。

我拖着沉重的步武，遠遠地下了閣子。堂上闕其無人，黑色的長桌像一副副棺材，我心裡怔了一怔，急足地走進房間，死字在心裡又盤旋起來。街上賣饅頭的竹子聲，一下一下像佛堂中的木魚。

在黑暗中，我突然給惊醒，睡眼惺忪的跟着到堂上。父親已從閣子搬下來了，躺在一張嶄新的蓆子上。牀前已經擠滿了人，人臉上慘白憂愁的顏色愈深，深得裝滿了淚珠的眼眶愈顯得玲瓏。抱在三哥懷裡的病父急促地喘氣，像想掙扎而去。牀前一張竹椅上放着兩件濕的可以絞出水的衣服。啊，還出汗！我的心差不多跳出來了。

但當我奔到牀前，他的眼睛竟張得特別大，這是我從不曾見過的。面容也全然改變了，無血色的臉上發出奪目的豐潤。同時他的呼吸上升，上升得像要脫離掉氣管。最奇異的是他底眼睛充分地睜大，放射着一片不可形狀的靈光，光的焦點却落在我身上。他盡力地注視我這不肖的女兒。我懷了絕大的驚奇，以爲他得仙人護庇，霍然地不

藥而愈，牽醒我的人就是傳來喜訊吧。

暮地三哥瞧了我一眼，隨就故持鎮靜，無可奈何的說：「爸，放心罷，芬妹我自會照料的！」

于是可憐的父親就吁的一聲合上口腔，眼也閉上了，去了，再不醒了。他面上生命的光彩已換爲死底黑影。

「沒戲看了！」表兄在後頭說。屋裡起了一片哭聲，我祇含着淚，四哥在隱隱地哭泣。

爲什麼父親睜大眼睛注視這不肖的女兒？呀，是的，老母有哥哥奉養，哥哥也能在社會立足了，祇有這垂碧的女兒使他放心不下，會如薄命之落花麼？

這最後的靈光教我如何忘却！我深切地感到他底慈愛之偉大，超感情的茫然地跑在他遺體之前，懺悔過去之無知，讚美他一生功德，默禱他安抵天國！

我底四圍是香烟中的一片狂亂。我頭上的四大皆空裡彷彿他在盤旋。他豈忍撇下我們麼？

窗外是一片漫漫的黑夜，萬籟聲沉，夢夢如醉。夜風像告訴我雲外墜下一顆殞星。——

轉眼四年，遺忘的深海裡又浮出這一個彩幕。

瞧壁上父親的遺像，則他關懷初長成的女兒之最後一瞥的生命集中底靈光還留在睜大的眼珠子裡。一双眼睛仍舊以督責他底學生的神態要我留意未來的着落。這使我懷念一個人，記起了昨天。未來呢，我不願作杞人之憂了。

啊，他真死了嗎？是的，他底軀體。我對噩夢的希冀已成泡影了。但還有他底不朽的精神縈迴左右。不過四年來我往往有惘然若有所失的感覺。

種子埋在泥裡，祇要施肥就可以種出鮮艷的花；如照像能如種子一樣能換來父親底復活，則我願以自己的血液爲灌溉之肥料！

一輛貨車駛過，隆隆地送來一陣狂笑。

鉛色的幼年

魏夫述筆

玲然譯

那一夥是孩子們當中的六個，是九點鐘的時候，一個民兵帶他們進來的。他本來想替他們取了鑰子纜走的。後來看看沒工夫等待，輕輕地敲敲樓板就走了。前房裏，他們寂然地坐着。像這裏的一回事，他們已經不是第一遭了，他們顯然是早就來過的。現在樓板上，他們團團的聚在一堆，坐着。

樓板上是石樣冰冷，門檻邊更是通風的，但較大街上還暖一點。幹麼他們不到街上去？他們雖然是空閑，可是究竟往那裏去好呢？至于這裏，有時候他們還會得到一點麵包啊。

談話是進出來了，都是說着他們業務上的事情。

「下手去搶一個女人的東西吧，那是容易一點的。」十歲的弘嘉說

「容易一點？不見得。他一定會呼喊的，那裏人們就會來了，」沙沙的低聲裏，最小的一個說，他究竟有多少年紀哩？十歲麼？十二歲麼？他的臉兒小得像個拳頭一樣，流瀉一片枯寂的表情；他的肩頭也是的，他的弘嘉還沒有半點的屈服。

「總得任她呼喊就是了，怕她什麼——一個不會打鬧的女人。而且，待到她轉過來，那條早已一溜烟的走遠了。一個人是不會失掉他的頭腦的，當打鬥的時候。」

「但——一位夫人總會可憐我的。」曼嘉自誇的說，她底蔚藍的眼睛耀着輝線，她浪漫纖瘦的臉上露着生氣，她的眼兒是常常閃耀着的，彷彿淚珠兒在轉動。

「是的，她會可憐你，半點也沒有錯。她還會把你齊齊整整的打扮起來呢？不過，你的腳還是赤着，你的襯衫也將沒有什麼，剩下的還是些縫理的虱子。」

「說去下罷，你得到了什麼衣裳沒有？還說總會，總會可憐——」寒氣中，小小的吉嘉又沙沙的耳語着，人們是常常笑高他鼻子

的。

「你想她真會像你所說一樣？等一等罷？」

「夫人，請讓我吸一口你的香烟。」

那嚼着一枝香烟，站在鏡台旁邊的年青的女人，迅速地轉過來對着他。

「你想抽烟嗎？你這小小年紀的一個孩子！真是怕人！」

她憤怒了髮髮也微微的顫動着。

「抽烟已經消失了我的胃口了。」

「無論怎樣，我是不能把香烟給你的。」她急忙地走開了。「母豬！——弘嘉在她後面拋來了一個毒罵。——他們的說話也就完了。在遠遠的牆角裏，兩個孩子早上就來的了，還寂然地坐着；其他

的一個祇有一件便帽。還有一個小小的女孩子，穿了一件縫粗人的外衣，她的斜視的眼睛閃閃地輝耀着。從巴斯基來的那兩個交脚地坐着，靜靜地。科斯的底眼睛釘着他們。

「回教徒哩！我們該賞給他們一隻豬耳啊！」

又靜下來了，飢餓四圍的騷動着。不久便是三點鐘。管理的人就會停止工作，兒童救濟所也就靜止下來了。那麼，他們六個便又要到街上去。到車站上去麼？到兵營裏去麼？到良善的兵士們那兒去麼？到教堂的廊下去麼？或許，他們總會找得一晚的住所罷，或許，他們也總會找到一點食糧罷，或許一點也沒有哩。

一片尖銳的嗓音裏，一個女人呼號着，從門廊走到左邊來。一個年紀祇有三歲，小孩子跟着她，戰慄的騷動地牽着她的裙子。她手裏還抱了一個嬰兒。

「教我怎樣幹呢，握死他們麼？」她淒涼地嗚咽着，搖動着她垂下來的「一隻手。」

「我們已經餓了三天了。人們說，你是會救濟我們的。親愛的朋友，你現在要救濟我們可憐的窮人了。」

一個身材雄偉的驕傲的臉上架着眼鏡的人轉過來說，

「聽着。我們幹不來了，每天——」

「我們是餓極了。先生！朋友！」

她重復嗚咽起來，把搖動着的一隻手扼着那小孩子。

「這正是跟我的情境一樣，餓着，餓着！」曼嘉說。

「母親也曾像這樣的呼號過呢！」

「嗚咽，嗚咽完了就死亡，然而，大眾還不過是受着苦難！」科斯加說。巴斯答來的女孩子突然大聲地哭起來了，喉間還格格格的响着。

那女人衝出了辦事處。走廊上跟着起了一陣騾動的人聲。人們歎息着，揮動着他們的手，激起了無限的同情。一門管個的人行近那女人，反覆的說着。

午時

日當午，雖然是初夏，却因為雨天，日頭不來迫人，人身上都不十分難過。這所謂雨，不過瀟瀟洒洒活掛幾絲在空中罷了，人可以不用撐傘，還可起路，街道也不致泥濘水濺絆脚。我做完一點工夫，於是走上茶樓過一會，吃下兩件點心看了三張報紙。茶樓的側旁是一家影戲院，我跑去張望前座的沽票處，票子不能買，已掛起，「滿座」的牌子。這里是好多看電影的人，映的一套獅人的片子，孩子大人大約都喜歡看。近來沒有看什麼戲，看與不看都沒有相干，我好像有點忙，這忙，只有自己才可以解釋。這日中的時候，回到表嫂的樓上，看看各等人在做什麼。我這時既有空，就想在那里坐去一段時間。

樓上，很靜穆，孩子不叫時，則只有是衣車的軋軋聲音。騎樓外

「孩子們常常像雲似的堆到我們這裡來，委實太多了。你，還算年青，不要這樣的祇管哭着罷，為着上帝——」

牆上的電話响着。戴眼鏡的那人執起了聽筒說。

「是的，——孩子們的事情怎麼辦？——」幹不來了——等待明天——是的，斟酌就是。讓他們馬馬虎虎過一晚夜罷！明天我們看看去——不，今天沒事——是，是，明天——見

這樣，他便對那六個說：「走罷，明天再來哪。」

他們馴服地站起來，一個跟一個的走到門檻邊。他們聽——那管門的說：

「今天五十七個，這麼多。明天一定會更多了。」

巴斯答來的女孩子，靜靜地走下來，斷斷續續的嗚咽着。他們後頭，門兒砰然的關着。他們會再來的——明天。

李育中

，有八姑在藤椅上梳頭髮，蘭坐到她跟前，要她替她修面。一個鏡子，一盒粉，一條壓髮的帶子，幾管髻髮的針，兩三柄梳子，有這些零碎東西放着。

「要這樣修面，不如用刀剃吧。」

「刀子沒有這個好，兩根白線就清清楚楚了。」

她們還用鉗子鉗眉，拔去鬚角的小髮。

小廳前，女人——我的表嫂坐在黑鏡上看管一個僅週歲的孩子。

那孩子我真怕，這男孩的脾性是很特別的，我猜度是神經盾的小根器作怪，所以他非常怕人。我每一回凝眼看他兩次，他便會扁起咀來哇的哭了。每哭，盡量的哭，聲音十分銳耳，什麼方法都來不及止他的

噫聲。有時，自玩自的，又非常趣怪。我心里奇想——這孩子是別具一格的傢伙。他的父親却說：

「不啼時倒值得一個銅子，啼時什麼人也不要了。」

同居人多。他往往于深夜叫起來，打擾到許多人的清夢。許多夜里如此，便使許多人都生了一點不平之氣說：「孩子爲什麼不好好哄他哩？」實在這孩子有多少不調和的時候，他的夜啼必定更多，是一件無法可想的事。甚至做父母的爲了對人難過，立了意搬屋。

我見孩子日逐日瘦減，時啼時笑，就常常想起這孩子一出世就遭不幸的經過。五十天就養在別人的手裡，又不久，生他的親娘也悄悄辭世了。如今是養在我老表那里，沒有細心的娘，富厚的爹，致使他透出營養不良的樣子，這樣樣，不是悲劇嗎？

這時他坐在地上，自己玩自己的，不用人看管，好像非常快樂。他的嬌，在壁上不理他，自己疲倦，伏下檯上說：

「你們不好碰他了，等我睡一覺。」

她遂合上眼皮了，孩子不會知道。

有一件最不合理的事，平時孩子不願過別人手裡呵護的，他只認他的養娘，餘外誰個不能碰他携帶他；一刻不見了就喊，十分可怕的喊，眼淚儘量多。要全擊出他的苦處一般。

我在側便聽見，這孩子能那末平靜，真是可笑，他有時口裡哼哼哈哈，拍手跌腳，我要避免合他的視線接觸，雖然留神到他的自對自的可笑舉動，他一抬頭，我來不及掉頭，便合攏起眼睛，意思是告訴

他我不會看你。或者我口裏有說話時，作不是真態的模樣，故意用欺。他恬然不喊叫起來，這樣我可無內疚了。

我坐在一架沒有人用的衣車傍邊，從袋裡掏出紙張，伏案想寫一段記事的文章，看見這情形也擱筆了。這寧靜的空氣裡沒有談話，沒有兒啼，只聞得衣車，在五尺的距離克克的响。

一會兒

放午學的七姊和果歸來，這兩孩子要她的午食了。

靜——

我還是提起筆來寫。

一會兒，我掉轉頭，看看地下那個孩子，這時包圍了幾個人，都蹲到地上。大約都是年紀小小吧，跟那古怪孩子適合得來，不哭還有笑玩。七妹手裡有一包碎餅乾，以兩個銅板從鄰近這餅乾買來的，她遞餅乾給這孩子，孩子裂開咀吃，吃了又玩，嗝嗝聲叫，幾個圍着的孩子也笑也叫，也開心耍樂。

再看那做乾母親的女人還熟睡未醒。

我紙上的文章寫不成。

蘭的臉是修理好了。

聽得有一句是「謝謝。」

窗外仍然是絲絲細雨。

誰都可以出門的。

預告

下期發刊世界史詩專號，增多容量，不加價格。

除夕

王素雯

落日底光芒，已在綺麗的晚霞裏慢慢地飄去。

夜漸漸的深了，一切的一切都歸於靜寂，靜寂得要使人流淚啊。下弦月底清冷的輝線，遮過了淡黃色的華爾紗窗幃，透射進來，夜又在室內的燈光下消失了。

豈正擁着被在床上看小說。微微有寒冷的晚風送來一陣嘹唳的藥子炮聲，把這個幽閒靜穆的氣氛打破。她伸了一伸懶腰，帶着疲乏的眼睛往四周望去，覺得她的周圍，都是無限的空虛與岑寂口她便懶洋洋地披上一件淡紅的天鵝絨的睡衣，隨着駱駝般沈重的步走上露台散步。

每一樣藍的天空，掛着下弦月，正沐浴庭院里花繁葉滿的夾竹桃。孤寂的倚在石欄上，晚風吹襲着她底睡衣；空氣裏孕育着一股清幽的氣氛——寂寞——幽悽。那更使她心煩意亂了。

啊！茫茫的大地，我彷彿是一隻飄零着的飛絮，歸宿？何處是我底歸宿地呢！

她毫不自覺地帶着有怨抑傷了她底心的感傷格調喃喃自語，頭慢慢的低下去掌心緊緊的按着額頭；身體像無力似的憑靠着石欄。

嘹唳的藥子炮聲，又來襲擊她空虛得殘秋般的心弦，那無情的晚風頻頻送來歡聲，笑語——人生歡樂的交響曲。使孤零飄泊的她，更覺得愁傷呢。

她盈盈的雙眸有點濕潤了，無力地抬起頭來，正看見對面一所乳白色的莊嚴宏麗立體派圖案的洋樓，裏面燈光輝煌，有許多人正圍着長長的餐桌吃着他們的晚宴；在鋪着雪白檯布的餐個上，放着光亮的餐具，熱騰騰的食物，上面縈繞着縷縷白煙，像是有情無情似的顯示着人生的旅途是這麼樣的渺茫，這麼樣的空虛呢！

唉！夾竹桃依然地迎風開放，澹月疏星一切的一切都不曾改掉顏容；但是，我已離去了我慈愛底母親和我所倦懷的故鄉，走上這飄泊的旅途，度這鉛一樣沉重，灰暗的生活！在這家家歡迎新歲底除

夕，慈愛底母親啊！也許她正爲着遠在天邊的女兒流淚吧？呵！茫茫的大海，隔斷了我底歸程——遙望着我所倦懷的故鄉帶着祈告的情緒在爲她而祝福。我慈愛底母親——願幸福的青島，快樂之神永永遠遠的不離去；當我再投進你底懷裏，你的身體仍如前一樣的康健。

她兩手合着放在眼前，凝視着天空禱告。一個嬌小玲瓏手女孩子；有緋紅色的臉子，緋紅色的嘴唇，黑色的大眼珠；的裏拿着一束夾竹桃……她底妹妹送別的情形，又映在她的滿着淚珠的雙眸，彷彿入了夢境似的。突然在來了一雙水也似的冷手，擦着她的眼睛，她不覺驚叫起來。

——誰？這壞胚呢。

——豈，嫻真是的神經質的人了！無論在什麼的環境下，都能引起嫻底愁傷和哀怨；人們是多變的熱鬧呢，嫻却靜靜躲在露台上。好！我們來歡樂一吓子吧。

娟捧着一盒有古銅色的巧古力糖，笑嘻嘻的對她說。

娟；我那有閒情逸緻來歡樂？一桌弱少孤零的女子，離去了自己所倦懷的家鄉和慈愛的母親，走上這漂泊的旅途，旅途又是這麼的渺茫，這麼的黑暗呢！

——唉！去年的今夜，不是正和着哥哥弟弟……吃着晚宴嗎？可是，而今；天仍是去年的天，月仍是去年的月；然而人事已非舊了！

——可不是嗎？人生的周遭；好比綺麗黃昏里的彩霞多幻變呢！我們還是歡樂一吓子罷。

大地仍是很靜寂地睡着，下弦月底淡淡的青光，正沐着她們的鬢髮，她們緊緊的偎倚着，低唱着晚歌；她們的靈魂早已化爲一縷晶瑩的白煙，縹緲在渺茫的太空。

庭前新綠的柔柳，被風兒吹拂着，東飄西舞，緋紅色的桃花，正沐着淡淡的青光，牠們都會笑着，歡欣着，彷彿在歡迎新歲底光臨。

色盲

幹着

安尼：

提起筆來便覺得很躊躇，不知道還寫些什麼話給你好。你喜歡讀我的信；又希望我，總有這個意思，不要寫這些煞風景的話——你雖然沒有明白說出；這一點 *Compunctive* 聰明不至於沒有。你的過分的小心，唯恐得罪我，句句話都寫得這樣婉轉，這樣妥貼，除了引起我心裏的不安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你的過分的小心在我這方面自然會引起心裏的不安；而在此這方面却反映出你過分的「堅強起來」，還是一個十足的小資產階級型。那邊待說罷。然而要我寫得使你開心和有興趣，真迫我寫些「哥哥妹妹」之類還困難。這其實是沒有什麼緊要的；做人要做得率直些的好。講一句話要轉幾個彎，不是很使人憎厭的事麼？

宇宙真是一個大大的 *Paradox* 自己反看自己便可証明了。幾次因為受「人事」的壓迫太重了，壓迫得幾乎呼吸都窒塞了，總想透一口痛快的氣，便自自然然的想到你，希望你你的溫和的眼光下把疲勞恢復過來。然而我終於沒有來，原因我一些都不能說出，最多也只能說是因為要坐三四小時人的火車罷了！安尼，我雖然不能來，但熱望見你一面的心是時時刻刻都有的。我好像經過長途跋涉的旅人一樣，總想在樹蔭下面休息一陣的。唉，唉，安尼！真有一點後悔了。我的這樣的克制自己，有沒有矯情的嫌疑連我自己也未敢決定呢！這樣的克制自己，對於自己的社會的理想有絲毫的用處嗎？我們會笑過中世紀的清教徒，在風景透麗的瑞士的山水間行過，也不敢拍一拍頭，怕積下來世的罪孽；然而回顧一下自己是行徑不是也一樣的可笑麼？清教徒所憧憬的是來世，固然是可憐；然而死抱住一個「理想」——而這個理想有沒有錯誤也得不到人們的批判和糾正，這個理想的健全性也沒有完全得到理論上的保證。縱使有了修正，有了保證，也不過是一個「理想而已」——不是一樣的可憐麼！雖然，在十字路頭徬

徨的人也有許多，能够抱住一個理想自然的差勝一籌；然而不是時在痛常罵 *Saloon* 的人物嗎？……唉，唉，問題壓迫得我太重了，壓迫得我有些疲勞了！決心把一生事業放在社會的人，竟有這樣的矛盾，真使無以自明！我自然不甘只抱著一個理想；但我現在的疲勞是需要你把我的恢復過來是，安尼！我是從「恨」的霧團裏生長起來的，恨把我培養成這樣的一個人——對着愛情也會發呆的一個人。你總還記得見我的這一次罷：很快樂的和談了幾點鐘話；突然的呆了幾分鐘，彷彿還發了一些冷汗。你還恐懼的問我：「你怎麼不說話了？」我說：「你不了解的。」這不是笑話；充滿了恨的人許多事不是像你這樣讀熟了時行的英文喜劇的人所了解的。我一時一刻的在想破壞，想毀滅；一時一刻的在憤怒，在發恨。所以有時即使是對着愛情也會發悽。這一點啊，我如何能使你了解我呢？

你月底便要出國了？安尼！我祝福你。海外的情形雖然也是窒塞人氣息的；總比較這個魔鬼佔據着的社會好得多。這是值得快慰的。我有什麼說呢？我對於一切都懷疑，懷疑。我對於一切當前的情形都是用憤恨的眼睛批評的，你說「……你不要帶着灰色的眼鏡看東西！要你是長遠是這樣，則你所得的觀念，只是「色盲」的人所獲得的觀念。這個世界固然醜惡，矛盾，和原始；但總有一些東西是不應該這樣遺棄的罷？譬如說，愛情，即使不值得過高的評價；總是值得留戀的東西……」你的話是對的；你的修辭是過於嚴密了，我能用什麼話答覆你呢？這是現代人的矛盾，不的我自己的。可的有一點東西值念留戀的麼？用恨的眼光所獲得的社會的觀念，真的色盲概得麼？你是太可愛了！這些話便表現了你躲在閣樓翻英文字典所得到的成績，不，即使你不翻字典，這些話也十足的屬於你的，和你同樣的一些人的。躲在熙熙攘攘的環境裏，所看見的，所聽見的，還有所想像的，自然覺得許多東西不完全值得恨的。可是你也曾受過動

都會特寫

張弓

虹似的：PRINCE；DUKE；KNIGHT；
虹似地。（長胖的 BUSES 底肉底之微逐响）

1934., 流線樣的車，撒下
[HONEY MOON NIGHT]

[ALL BUSES STOP HERE]
冰島上的 PENQUIN 群。

STEAM 底熱，炙乾了溼青上脚走之汗汁囉，
SEARCH LIGHT, SEARCH LIGHT 射穿雲底濃層。

匿在黑角落上的女人，漢子：
[當心，今晚月亮了喇]

淺醉了時 張弓

夜倘是幸福的
則殘燈是我的戀人了

酒味若淚水之清寡
辛辣之迴憶能混合了嗎

淺醉于煙與酒之徒
亦覺到夜雨之不更事了

杯子上露盡面目了
還忍搜覓着酒之遺痕麼

悼 劉飛雁

玫瑰又凋殘了麼？
這樣迅速地，
早晨的露珠還沒有乾呢！

鮮艷的花朵，
尚在蓓蕾，
嬌美的幽香，
未曾有一絲兒吐露，
就這樣地凋殘了麼？
我的玫瑰，
這是誰的過罷

搖的恐懼麼？受過幻滅的悲哀麼？你會漸漸明白的；現在辭釋不來。即使說出也不會明白了解的。這是你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的。I should say. 啊！
這裡的風光倒是很好，可是心情惡劣的人是不會欣賞的，或許正如你所說的是由於「色盲」的罷？這倒沒有什麼緊要；亦是近來寂寞得無聊，想我一個可以說話的人都沒有，不是沒有，有的只是善於說笑話的也就等於沒有了。

我倒沒有你所想像的這樣瘦損，也不覺得怎樣冷；我也看些不大高明的，「幼稚病」的，小說，倒是悠然自得的。你的好意感謝得很；我發覺我有許多地方有些「名詞主義」的色彩，我知道你是會原諒我的。
大概在你出國之前，還有一封信寫給你，不過也說不定。後會當然有的，請勿以我為念。
你永遠的蒼

轉動裡的追憶

中堅

澎湃的宇宙，隨着
夜幕逐漸地收縮；
塵埃在虛無上砌成巨體，
看時空怎樣去和諧
他們的交響曲？

流螢在譏笑黃昏去得慢，
月亮呢黑夜來得速；
倦鳥站在燦爛的電線上，
落葉飄到街頭小販的破屋，
花朵集成圓，又散失了！

朋友，你杯中的酒煮沸騰得可愛，
我杯中的，總覺得舌尖麻木——
苦的，甜的，沒有個味兒，
除非上顎咀嚼着追憶的泡沫。

將來容易美化了過去，
當幻想的酵母漸漸醞釀成熟；
而那遺留在沙漠上的足跡呵，
一個親熱的回聲激進了永恆的深谷。

漢碑

中堅

使美麗如彩霞的忠實，
要真理如白雲的謙虛。

誘惑後彩霞褪去了色素，
不自主地白雲組合又遊離。

你呵，天荒地老的驕子！

一個忘却生命的東方詩人，
地層的壓力窒息了呼吸；

一隻啞了嗓子的北歐夜鶯，
搬弄無聲的舌吟出詩的韻律。

綠苔像蠶一般侵蝕了蝌蚪文，
又巧妙地吐出綿密的繭。

像淘氣的孩子，蝸牛用口涎塗上
他自以為更垂不朽的粉字；

可笑呢！長久歲月的腐壞力
已在你經驗豐富的眼中炫耀過許多次。

「真理是美麗，美麗就是真理。」
你蛰藏在沒人尋得到的處所，

拒絕我們一切的希冀？

普希金底抒情情

無息譯

(一)

我還記得那光榮的時辰，
你顯身在我眼底前面，

如同易逝的神仙底幻像，
如同純美無瑕的安琪兒。

(二)

在那悲苦無望的痛苦中，
在那喧嘩人生的吵聲中，
我聽見你底聲音之和諧，
看見你底美容在我夢中。

(三)

年光過了。熱情底風雨日
破壞了往日底秀美嫵媚，
我竟忘了你極溫柔之聲，
再看不見你底仙容之美。

(四)

我是在亡命者底黑暗中，
孤苦伶仃地在獨自徘徊，
失了令我發生靈感的你，
失了眼淚，生命，愛情，

(五)

但現在我底靈魂已醒來，
你又現身在我眼睛之前，
如同易逝的神仙底幻像，
如同純美無瑕的安琪兒。

(六)

我底心哪在狂歡中跳動，
他現在又像以前的一樣，
有他底女神，有他靈感，
有他眼淚，生命與愛情。

我了解

岑家梧

我了解，了解這一切，
預言我未來苦樂之晨曦呵！
你每次張開了騎士式的歌喉，
欲吐出噩夢中的小丑之慘笑，
我早就知道了青春的憐惜，
原比不上牧女雙頰的緋紅；
但我何能消遣這點小小的悲愁呢？
將生命的清晨給浪人作忠心之盟証，
當宇宙低吟着式微的短歌的時候。

是無端的驚訝呵！你晨曦的寒風，
如新兵之於烟彈——茫然若失，
這使我忘記了是怎樣的奇蹟下，
曾對你漏露過參孫的秘密，
每因你的點頭，微笑，鞭策我
太息於大都市的呼吸裏，
雖也有步過哭夫的寡婦身邊，
已難再彈深秋古城的戌卒之悲調。

止矣！大都市的醜態，
在此我已撕碎了灰淡的記錄一頁，
讓你晨曦的寒風獨自苦訴吧！
——詩人的歌頌，乞兒的叫化，
沒有悔嘆，因我了解這鑄就的一切，
我將歸向荆棘火中的摩西，
轉苦澀的忍受爲滿足之恩惠。

六月裡送來微涼的秋

梧桐葉上有白露垂滴了；

蟋蟀也來回頭顧自己呢。

昨月的我帶走什麼呵

今朝又來新的花樣了；

最難料的是明天。

沈沈地壓下過去的心情

也在等待秋天的着色呢；

西風裡可還有紫羅蘭味。

壁畫

假使我用顏色，

炫燁的顏色，

塗上那些，

曾經裝飾過我們的幽居的，

褪色之壁畫，

而你 還有同樣的色感嗎？

而他 還有同樣的誘力嗎？

就讓它褪色罷，

縱有美麗的色采，

亦何堪時間之嚼蝕。

雖人有色的飢渴吧，

我將在黃昏裡，

有櫻花的緋紅的黃昏裡，

蘆荻

開着西向的窗子。

破船

任汽笛如何擲掄吧，

倦于風濤的狂暴的，

却只有寬恕着——

年少無知。

雖也曾醉心於南歐之夜，

海風漾來蠻女的情歌，

而再難舉沈重之步履了。

而今海港的安息是適當的，

我還有和海濤嬉戲的雄心嗎？

唔，說一個羅曼斯，

安排這沈長的冬日吧。

暮霞

過時

當患者流行病的我，

專心追慕着繁華之夢境

專心追慕着沈幻的綺思

夢境使我憎厭你的戀情

像小病憎厭爛熟的茄子

寫鵝已誓十次於太空了

沈幻的綺夢已於無關

敏政

暮霞

奈何你早已爲他人之婦
而今，緬懷昔日的行蹤
是適於霜我的鬢的呢

祈告

是紀念固有的國粹嗎
秀髮束的辮子垂於腦袋下。

她盈盈腳溜的雙眸，
會告訴你的，
她寂寞地虛度了十八年，
沒有歡笑的生涯哪。

我爲了要使她忘去愁憂，
我唱一曲悅耳之歌
以慰心已顛悴，
生命已殘喘的她吧。

然而悅耳之歌音啊！
於她却因之而倦懷起
遼遠在天邊的母親呢。
有時，我亦一同地倦懷起母親的。

我帶着不會經過主人的允諾的，
同情之感，爲她而祈告，
主啊！請你可憐這給
愁怨傷了心的她吧。

敬政

吉訶德君裡的一首詩。

無息譯

吉訶德君是杜祈娜女士的忠心愛人，當他在公爵的宮作裡客僕時，須皮的宮女亞蒂西陀拉，在月明之夜，走到吉訶德君睡房旁邊的花園，唱下面的歌來戲弄他：

溫柔的騎士，滿差地的光榮！

你的名在永恆不朽的史傳中！

阿拉伯的黃金，

都不及你如此純淨。

你在你的絨毛牀上，

裹着荷蘭被單綉，

伸直你的兩腳伸欠，

直睡到明日天明。

你清聽一個悲哀女郎的哀唱，

受了你的輕視，她的命兒將不長；

因爲你眼睛燒了她的靈魂，

把他燒成炭粉。

既然你的志願是救女郎，

那你能摧殘一個纖弱的姑娘？

告訴我，告訴我，我求你，

求你說句老實話，讓天賜福于你，

你是否生于阿非利加岸上，

獅子在那邊咆哮的荒涼地方？

你是否在陰寒的山上，

吃熊即你的乳媽的乳而受她教養？

杜祈娜是可以做人，

克服了你的石腸鐵心，

我如果可和她改變地位，

用我的臉孔換她的臉瓜，
喲，我真情願送她以我的禮拜衣，

還另外送一條裙子。

如果可以假在你的懷裡，

享用你丈夫氣的優美，

或只坐在你牀邊來擦熱你的腳，

撫撫你的頭——多末快樂。

可惜，啊，我所求太多，

那末你的腳趾，讓我摸兩摸，

如果可以，我就無窮快樂，

你賜我的恩德，就大到不可說。

啊，我真想花我的財富，

買緞袍和錦緞短褲，

打扮我的寶寶；

但不知他該戴什末帽？

我是處女，潔潔淨淨，

實在說來不滿十五歲年齡，

身材高，胸壁直，真很強壯，

卷髮呢，拖到地上；

我的口誠然太大，

但我有足以做人的珊瑚牙；

我的鼻子是扁平，

在本地扁鼻子是絕頂美人；

我會不會唱不必說，

如果你聽了我的歌曲。

這一切聯同其他好處十二宗，
代亞蒂西陀拉向你求寵。

鎖了的箱子

(梅斯德維 Maschfeld)

演 暉 譯

劇中人

托德葛地——一個農人

梭洛爾夫

印澤爾德——一個爵士

兵士——印澤爾德

之隨從

維黛絲葛地——托德之妻

地點

冰洲

佈景

一間房子。一隻當作櫃用的箱子，一張圓桌，等等。

維黛絲正在把一件衫襖飾。

維：(唱着)

我底愛沉沒於低地了，暖

啊。

我底愛沉沒於低地，

再沒有低地了啊。

(葛地托德入)

好啦，托德，我想你一定做了好生意了。

(唱)

他底頭髮為海蕩所冷。暖

啊。

他底頭髮為海蕩所冷，

再沒有低地了啊。

來，請圍圍爐吧，不是嗎
(唱)

唉，我底愛沉沒於低地了。

托：看老天的臉上，停止它吧

維：停止什麼？

托：那種貓叫。

維：貓叫？

托：我不願你這樣咆哮，當我

頭痛時——

維：對不起，在你頭痛時我唱

歌，我沒知道呢。

托：我時常頭痛。

維：對不起，托德。

托：唉，不要『煩惱』我吧。

如是你果『對不起』這兒得

安排好一頓晚餐了，可是却

這樣，老是這樣。

維：讓我把你的晚餐來。

托：啊，現在我可不要，謝謝

我，我食不得它。幹嗎當我入

來的當兒，還不把它準備好

給我呢？

維：可是，托德。我親愛的人

托：多少回了，我告訴你我不

要人叫『我親愛的』在我頭

痛時？

維：對不起，托德。
托：你可知道那是如何的加重

我的痛苦。可是，你是巴不

得要迫我發狂的。

維：我決不，托德。

托：你反駁我你真反駁我。對

啦。你反駁我。我想你又要

說下次——可是，一向都

是這樣的啊。

維：托德！

托：現在，幹麼還不安排好晚

餐，當我進來的時候？

維：你說你會返家運動，到七

點半才好開晚餐呢，托德。

托：你應該早就知道生意是不

景氣的。

維：這趟生意不景氣麼？

托：唉，還得問，女人。

維：但是我想不到，托德。

托：倘若生意是不好的，這時我

會在這裡？你很知道我不是不

會的。

維：對不起，托德。

托(咆哮起來)：對啦，那末你

便可得更多的錢花於飾物上

哩。(他坐下。)我疲倦了。

維：讓我幫你脫靴子。(她拉

一隻靴子掉下來。)

托：啊，看在老天的面上吧

。我不是告訴你我頭痛？然

而，不，我須自己脫開這隻

。我疲倦的要死了。

維：我要點白蘭地給你。

托：白蘭地？頭痛喝白蘭地？

你懂得白蘭地將送掉我底性

命。請看老天的面上給我

獨我自在這兒吧。

維：你疲倦呢，托德。你疲倦

了。在箱子上躺躺，憩息着

等晚飯吧。你倦得要命了。

托：我是不會疲倦的，倘若不

是給你吩咐到半狂的田地。

願得一場瘟疫收掉所有的妻

子同女流。

維：市集裡許多人嗎？

托：足夠塞滿一個墓地。我真

願意把他們一部分葬掉。

維：有什麼新聞？

托：新聞？你要新聞幹麼？

維：我喜歡聽聽有什麼事情發

生。他們談的是什麼？

托：誰談什麼？

維：市場裡的人。

托：沒有一點是關於他們底業務的。那便是他們的所談。他們都議論着一件暗殺。

維：一件暗殺？

托（大呵）：一件暗殺。當我給你談話的時候你可不注意？

我說過一件暗殺。幹麼你不留心聽？

維：誰給暗殺了？

托：我並不說過誰人給暗殺了

維：可是你說——

托：但我並沒有說過這類的東西。那是發生於海邊的一場打架，一個人給殺掉了。

維：什麼樣的人？

托：那做獄的大件頭何爾。

維：何爾？印澤爾德的兄弟？

托：對啦，印澤爾德的兄弟。他從前也是個魯莽漢。

維：誰殺了他？

托：誰殺了他難道干你底事？

維：不。不過我想知道知道吧了。

托：你是常常要知道，你要知道得太多了，何爾與你有什么關係？

維：沒有。我底表兄弟是他底夥伴，我知道關於他的就只是這些。同時他們常常整日

鬧交，好像他們是丈夫和妻子一樣。

托：我想這是影射我啦。好，我不知道誰殺了他。但我知道這個。

維：什麼？

托：我可憐那闖下此禍的人。

維：怎麼？

托：到底你有意識沒有，女人

維：我不明白他何以要受憐憫

托：好，我憐憫。你以為一個像印澤爾德這樣的大人物肯讓殺他底兄弟的兇手脫逃？

維：可是你說那是海邊上的一場打架。

托：我說。我說。挖苦

挖苦。挖苦。即使是這樣

。你以為如印澤爾德這樣的一個會讓那人脫逃？印澤爾德將追索他。那兇手是個難逃羅網的人了。

維：可憐的人，我說。

托：是話該的，我說。是話該的。

維：我懷疑他是誰呢。

托：沒有知道是誰。有二個或三個人是被嫌疑的。

維：我希望那不是堂弟梭洛爾

夫。

托：對啦，倘若是他，他就一

定要償命了。

維：何爾那人，同他合作是不幸的。我曾說死人的壞話；但他曾經是壞得有名的。

托：他是個酒鬼。

維：有一回他帶着一柄斧找梭洛爾夫。

托：唔，我可憐那帶着斧找他的人。到底打不打算預備晚餐？抑或我要留在這兒跟你談過整夜？

維：你到裡面輪船不好嗎，托德？晚飯一回兒便得了。

托：我怎可以到裡面輪？你知道我得去看那些散工。我不能信任這班傭工們。

維：我就會去看他們，托德。

托：你？我不相信你耍弄飯就把散工們不顧了。不。我必須犧牲我自己。我頭痛又是半死似的。可是，一向都是如此啊。如果我要一件事完成我必須自己去幹。給我底靴子來。

維：讓我去吧，托德。我可照願牛羣回欄并取乳。

托：給——我——我的——靴子來。我不是告訴你？不要嘮叨我，你將做什末又不做什末。那（着靴子），當我進來時我

以為自己得休息一回了；可是，一向都是這樣啊。（轉身要出去）在這兒怒視什末？滾——去——安排晚飯來。我看你要氣殺我才歡喜的。你是使我氣到這個田地了。

維：我立即弄晚飯來，托德。

托：你氣得我到這步田地了。可是，一向都是如此啊。（他出去）

維：這真是憾事，我和托德沒有孩子。他們說一個孩子是

一位使家庭愉快的使者。果然我們有個孩子，也許他不會這樣。咳，咳。從前我倆戀愛時似乎并不如此。（有人急激敲門）庇佑我們和拯救我們吧。

人聲：讓我進來。讓我進來。

維黛絲。托德。

維：誰呀？

人聲：開門！開門！看老天爺的臉，給我進來吧！

維：進來。倘若你是好人。人聲：開啦。

維（走向門來）：進來。誰呀？

（梭洛爾夫入）梭洛爾夫。表

弟梭洛爾夫。你好哇！

梭：請站開，不要吻我。

維：什麼事呀，梭洛爾夫？

梭：請站開。放開你底手吧。
維：可是我是你底表姊呀，梭洛爾夫。

梭：是，但當你聞得這個消息時，也許你不喜歡做我底表姊了。

維：什末消息，梭洛爾夫？

梭：關於何爾的。

維：他死了。你是什麼意思，梭洛爾夫？

梭：是我殺了他。維黛絲。

維：你，梭洛爾夫？

梭：他騙我。噢，但我可不能忍受。因此我們打起來了，給我殺了他。那是一回很公正的鬥爭。我本來不是要殺他的，老天爺知道。

維：人手裡拿着劍的時候就沒有理性了。

梭：那是一回很公道的鬥爭。

維：我不肯責你，梭洛爾夫。

梭：似乎人總是要互相殘殺的。可是現在你將怎麼辦呢？

維：是嗎，真的？

梭：你知道那是什麼一回事，你必須知道那是什麼一回事。他們知道你殺他嗎？

維：印澤爾德將知道。

梭：可是你知道印澤爾德是個怎樣的人，他今晚是要追尋

你的。你將怎麼辦？你將怎麼辦，梭洛爾夫。

梭：你是我底表姊，維黛絲。

維：當然我是你底表姊。

梭：你不會拒我不顧吧。你不覺得我是壞的。那是一回公平的鬥架，公平而正直。

維：當然我不會拒你不顧，你

是我底表姊。男人任何時都是沒有理性的。但當他們手裡拿着劍時——那就任何人都

免不了。

梭：維黛絲。你可站近我嗎？

維：你是我底表姊，梭洛爾夫。這是我底手。可是不要這樣耗費時間了，你將躲到那兒呢？誰能收匿你反對印澤爾德的人？就是皇上本人也難得辦到哪。收匿你是要死的。你將何處去？想吧！想吧！你將何處去？

梭：我想過也許你能收匿我。

維：我，梭洛爾夫？

梭：同托德？

維：我想也許你能够。

梭：反抗印澤爾德？

維：等我得到一隻船。只要等至能得到一隻船便好了。

梭：反抗一個像印澤爾德的人

？

梭：我知道那是危險的，親愛的，那是危險的。

維：你知道，梭洛爾夫，我底托德是不大有勇氣。

梭：那不會多久，親愛的。倘若我能過一兩夜便好了。

維：我們當怎樣呢，反抗印澤爾德？

梭：倘若我們能瞞過他我底踪跡，親愛的，那末我便可溜到布洛佛茲趁船。那只要一

晚或兩晚便够了。

維：托德是這樣的托德。我又是一個女流一個女流在這類事情之下是不大做得好的。

梭：讓我停留吧，維黛絲。讓我

我？

維：我希望我能想出個計謀。

梭：我還能到其他什末地方去

維：去？你可不到什末地方去

你儘可留在這兒，留在你所在的地方。別為那事煩惱你自己了，我所願慮的是印澤爾德同托德。

梭：天啊，維黛絲，你真好。

維：我來吻你。

梭：哀，不要這樣沒意思啦，現在。用不着吻的玩意。不

，你不能留在這兒。放開我

底手，不然我要攪你底耳朵哩。這裡來。我關你進羊欄裡。快點，趁我底丈夫還未回來。（從側門出去）

梭：我只要避過印澤爾德，親愛的。老路脫將給我弄個難

的。

維：先得避過印澤爾德，我底朋友，船在後才算來。（下場）（另外一皮門開，托德

入來）

托：維黛絲！維黛絲！晚飯備好了不？哼，那可不是太倒

霉。這女人想的什麼呢？維黛絲，我說。我得了頭痛氣得要死還不够，却連晚飯都

得被擺佈着要等待。維黛絲！維黛絲！我說。（維黛絲入）

維：什麼事，托德？

托：什麼事？晚飯。晚飯在那裡？究竟為什麼沒預備晚飯

？

維：剛才只有個人探我，托德。一位客人。

托：一位客人，哼。誰請他的

維：沒有人請他，他是我的一位親戚。

托：這樣是那個他了。我為他

煩擾了多久了呢？

維：我想留他小住些時。倘若你不介意，托德。

托：你知道我是介意的。你知道清楚的好像我一樣，我是不能容留客人在這屋子裡的。他們把這間屋當作恰像一個旅店。除了他們享用永付賬這層。我是不能忍受這個的。弄得我半狂的頭痛已够抵受了，但還得要有個客人在這屋裏。但是，一向都是如此啊，這客人是誰？是有地位的人嗎？

維：他是我的親戚，我正告訴過你。

托：一位親戚？倘若是一個生客我可不理了；然而是一個親戚。我是要款待他的。維黛絲，我想你得爲我着想一點。可是，你絕不想及他人的只有你自己。一向都是如此的啊，你們女人。

維：他不會逗留得長久，托德。我告訴你，維黛絲。倘若他是有地位的人他可以在這兒逗留一宵，在早飯前離去。倘若他是一個闊事漢，

或者是在患難中的我就不許他近這塊兒我將親自野狗撲他。

維：你不能，托德。我已經招呼他入來了。我不能反悔我的話。我已經允許隱匿他了

托：隱匿？

維：你知道，他是在患難中。

托：什麼患難？他是誰，到底他是誰？

維：梭洛爾夫表弟。

托：梭洛爾夫？他幹了什麼？他是個懶惰下流梭洛爾夫。

維：他不是。

托：他是，我說。不要反駁我。他幹了什麼？

維：那是……那是……那是一場公平的打架，托德。

托：一場——公平——打架？你——不——指——

維：發生在海灘上。

托：不……不是何爾？

維：是。他殺了何爾。

托：印澤爾德的兄弟。

維：印澤爾德的兄弟。

托：而你竟蠢到這樣收留了他。收留殺何爾的兇手，印澤爾德兄弟的兇手。

維：那是一場公平的打架，托德。

托：那——是——一場——公平的打

架。一場——公平的——打架。印澤爾的兄弟。一場公平的

打架。

維：他們用劍鬥打。

托：在我屋裏？這兒？印澤爾

德底兄弟的兇手？你給他進來了？他在那兒？

維：現時在屋背後的羊欄裏。那是個好地點。他們決不會

搜到羊羣中的。

托：我底腦袋好像磨坊裏的七

座磨白。在我屋裏。唉，我底腦袋？唉，悲慘的人。這

將置我於死地了。我必須頭痛，回家累到疲憊還不够，還必須要印澤爾德來抓我，

他將燒掉這間屋啊，他一定是發覺的。倘若他不是燒掉

這所房子便是要教我償血債囉。他將要拉我一羣羊了。

我給氣憤到死又得不着晚飯還不够，却還要失掉我底牲口，并把死屍放在我的床上。

但是，一向都是這樣的啊。沒有這樣對付你的，可憐這不幸的梭洛爾夫給我點可憐吧。

托：可憐。叫不幸的梭洛爾夫給我點可憐吧。我是個衰弱

的人。印澤爾德將抓着我底頭髮掉個上下。他將用大拳

撞我底脊骨。他將，他將，

我曉得印澤爾得。而你去帶進一個兇手來。一個兇手。倘若是一個普通人的兇手我可不打緊，可是這是殺印澤爾德兄弟的兇手。

維：我告訴那不是暗殺。梭洛爾夫并不是做兇手的人。在許多事情上他像個女人，梭洛爾夫是這樣的。我告訴你那不是刺殺，那是一場公平的打架。

托：這樣印澤爾德就得說，是，他就得說。我將拉你底羣佳牛，托德，他就得說。那是一回好而公平的打架，他將說，因此現在我得燒你死在你底床上。我曉得印澤爾德。唉嗎。唉嗎。

維：好，我不願作哭啼的嬰兒，事情糟過給燒死在我們床上的多着呢。來，振起個大丈夫的勇氣吧。托德。人家會說你貪生怕死呢。

托：唉看老天爺臉上，咬住你這啾啾不休的舌頭吧。唉嗎。唉嗎。

維：事情一會便過去了，托得來，我給你弄點好晚飯。

托：再一分鐘你就會迫我發狂

了。晚飯，印澤爾德的刀就
是我將得到的唯一的晚飯，
咬住你這啾啾不休的舌頭，
而給我平靜地死吧。

維：印澤爾德不久就會到這兒
來是很可能的。他不是一個
在路上等着的人。他來得好
像一隻鷹，印澤爾德是這樣
來得的。

托：唉，我將怎樣？我將怎樣
維：怎樣？以勇敢應付它。沒
有恐懼就沒有危險。正視着
他底臉教他離開此地。

托：也許他現在來了。維黛絲
看看門外啦。是他來了嗎？
維：那兒有些人來着。是一羣
人。十二個，足足十二個。

托：我是不該死的。我是不。
維：勇敢地像個人吧。他們來
的很快。一分鐘內他們會到
這兒了。是的。都是印澤爾
德。那是他的紅袍子。他行
在其他人前面。現在要振
起勇氣了，托德。一切都沒
有不了的。

托：唉！唉！
維：你可能想出比羊欄還安全
計劃沒有？

托：唉！
維：唉，怎麼我嫁的豈不是一

個人？你不以為他會看進那
充滿了羊我羊欄裏嗎？我相
信他是不會的。

托：唉，梭洛爾夫的都對。噢
我想着的是我自己。是我自
己，唉！

蓋：我奇怪你沒有羞恥。
托：我已這樣好景。我已經
能夠明年收買拉普底田地。

維：想想不幸的梭洛爾夫哪。
振作吧，人。印澤爾德看見
你這樣立刻便要懷疑了。你
底生命算什麼？要緊的是我
們底賓客的生命哩。

托：一個懶惰無賴底生命好過
我底？現在他得是皇帝了，
倘若。

維：托德，振作起來啦。梭洛
爾夫是安穩在羊欄裏。印澤
爾德是找不出什麼把柄的。
你底客人的性命全看你所取
態度如何。不要像個老殘的
鯨魚般瑟縮在那兒吧。挺直
你底胸膛。崛起額角，像個
海盜一樣。那才好啊。他們
來了。（門响了一下）

托：唉，我是一個死人。
維：啊，我可鼓勵你。爲了梭
洛爾夫，振起自己吧。（敲
門）請進來。去開門，托德

托：我不能。你怎能叫我去開
門？（敲門）

維：去啦，托德。去。打開它
，人。

托：維黛絲。你沒在意。你開
。你底神經不像我底。

維：快點，托德。這是要主人
開的。

嘈雜聲：開門裏面的人。請以
法律的名義開門啦。

維：那末，是必須開去了（走
向門來）請進來。請進來。

（印澤爾德帶着武裝的人入）
印：上帝底臨這兒的一切。謝
謝你，維黛絲。

維：我底人今晚有點失常，印
澤爾德爵士。

印：我抱歉聽到這個。有什麼
練着不了呢，托德？

托：唉！唉！
印：（銳利地注視着他們倆）。

我想這裏的生活是十分可愛
的。沒有鬥爭。沒有賭博。
沒有煩惱！

維：我的人冒病了，印澤爾德
爵士。這是因為超市集來的

我知道了，他竟完全冷得像死
人一樣。這是神經病而且在
腦。（停一回）有什麼用得着

我的呢，印澤爾德爵士？你
不好坐下嗎？這兒有什麼你
喜歡要的呢？我們容易不會
得你這兒來。唔，我不覺得
我不是前十二個月十月裏才
會過你的。

印：不。我不敢說不是。（他
行近托德，肅然的拍他的肩
膀。）

托：噢！幹麼？不好。

印：我想同你談談，朋友。

托：談！談。啊，是。是，那
，是，頂好。

印：（對他的隨從）出去門外站
着，非我吩咐不要動。

隨從等：唯，唯，爵士。（退
場）

維：你的隨從們可不要點酒解
悶？你們一定不是都從設普
愛爾島來的吧。有什麼我們
能爲你效勞的呢，印澤爾德
爵士？也許你可給我我知道。
我的人今晚很失常。許是要
些人手幫忙你的收割？請告
訴我是什麼事情。

印：謝謝你，維黛絲。我要跟
托德在這兒談談。

托：我！我是病得如此，印澤
爾德。維黛絲什麼都可以
的無論什麼事情。我的腦袋

！我的腦袋真燙。在陰濕的天氣裏我便給腦袋犧牲了。

印：我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我自己的腦袋也給他苦惱的不了。可是我必須同你談一談。也許你可以叫你夫人給我點麥酒？

維：那末，你得讓我在這兒弄它。廚房裏沒有火了。

印：我應該是樂意的；可是我的神經却受不了那麥酒被燒時發出的氣味，那常常使我昏亂。（對托德）或許你可叫你夫人去——去看看落日吧。外面夕陽美極了。

維：是的，我們看過來了，半點鐘前。

印：我知。好，維黛絲，我要同托德獨自在這兒談談。你可否請過第二個房子？我不會使你等得多久。

維：當然，印澤爾德爵士。好啦，我想你不要關於那些下流的雷克雅未克的女人的事說給我男人吧。他已經知道的很够了。

印：我一點也不會涉及下流女人的事。（他叫一個兵阿力克，看着這位太太一會兒。（轉向看兵士）看着她不要離

開房子。

維：我知道你們男人。（她盡力想碰上下托德的視線）我將要他把你所說的話都複了出來。（她不在乎的行出去）

印：（轉身）好，倘若你不是怪人。（銳聲說）現在，托德，我的朋友，我只有一件事要對你說。梭洛爾夫在那裡？

托：梭洛爾夫？

印：對啦？

托：哪個梭洛爾夫呢？

印：你當然明白是哪個梭洛爾夫。

托：呵，你意思是指雷治的老梭洛爾夫嗎？

印：是的，是一個胖子。他——

托：（睜視着他）

印：呵，小梭洛爾夫。科爾奧達爾斯的孩子他上學那，現在。

托：（拍拍）托德。

印：不好，印澤爾德。你這樣提出一個人。

托：梭洛爾夫在那裡？維代絲的表弟，你的表弟，

印：我沒有見他，印澤爾德。

托：我以為你連關於他的消息也沒聽到？

托：沒有

印：沒有？真的？

托：不。我意思是，是，當然我曾經聽到關於他的消息。

印：關於他今天所幹的？

托：我并沒知道他今天幹了什麼。

印：你知道我兄弟的事嗎？

托：你底不幸的兄弟，何爾？

印：是，我的確痛心。我的確痛心。

托：那就是梭洛爾夫所幹的。

印：梭洛爾夫？

托：現在他在那裏？

印：你的兄弟？

托：我知，你不回答。

托：別這麼急促，印澤爾德。

托：別這麼急促，你別給我一個機會，你要知道什麼？

印：梭洛爾夫在哪裏？

托：我沒有見他，印澤爾德。

印：我怎會知道梭洛爾夫在哪兒呢？

托：人家看着他朝這屋子走來

托：朝這屋子？

印：剛纔一小時以前。

托：梭洛爾夫？

印：別多說了，朋友。他在哪兒？

托：我沒知道，印澤爾德，我沒知道。

印：你這狡徒。你這爬虫。你這個——狗——。我將把這劍鞘插入你的喉嚨去。你說你沒知道。他在那裏？再要說謊我就拔你底舌頭。

托：印澤爾德。不好。你傷氣了，不好，人。

印：好。那末，你再不要撒謊。

托：但你也已經損傷我。我將抵受一星期的喉痛。

印：我使你好。（停一回）那末，梭洛爾夫是在這裏。他豈不是在這裏？

托：是的，印澤爾德。

印：我以為遲早我們總得找着他的。看忍耐有什麼結果。這樣他是在這兒了。匪在某個地方是嗎？

托：是，印澤爾德。

印：匪在哪兒呢？

托：呵，可是我不能告訴你這一個。倘若我告訴了你，我就得離開此地。我告訴了你，就會沒有人跟我說話。

：那同我沒有關係。現在，那末，他在那裏？

托：呵，我不能。

印：唔？

托：我要拋掉這個田莊的。可憐吧，印澤爾德。

印：唔，可憐？

托：我抵受不了這。我弄不強壯，印澤爾德。我抵腦袋。

印：你看見我這柄小刀沒有？

托：真不好，印澤爾德。印澤爾德，你不是說——印澤爾德，我須得離開此地倘若我告訴了你。

印：看這，托德。我將去抓梭洛爾夫。在我去前，讓我們彼此諒解吧。

托：呵，是的，印澤爾德。我可以做一切，我可以說一切，可是我不能告訴你他在那裏。我不能，那我要離開這地方

印：唔，你必要告訴我他在哪兒。不用說的那樣明顯。你懂嗎？

托：呵，印澤爾德。

印：讓我們來些商量。你不願你底鄰人叫你做好賊，我懂得；你不願我燒掉你房子，或把這抵小刀插進你肚

皮，我亦懂得。好，你從速把梭洛爾夫交出來。

托：我不能，印澤爾德。他們會知道。他們他們會知道。

維黛絲會告訴他們。

印：我不說，『出賣他，』蠢才

托：那末怎樣，印澤爾德？

印：暗示給我他在那裡，我就可以找着他了。我裝作搜索這屋子，像偶然的發見了他

來哪。

托：但——

印：來哪。你見這袋子沒有？

(拿出一個荷包)

：是。

印：你聽到嗎？唔？玲玲。唔

玲玲。他在那裏？

托：我不能。

印：來哪，聽！三個銀馬克。唔！低低聲。哪塊兒？來哪

托：三個銀馬克？

印：三個銀馬克。你不必直接說出。聽，玲玲。

托：這是一注錢。

印：你可以拿，唔？說哪，老人，他在哪裏？

托：讓我放在手上秤秤它。

印：一定。這便是。現在，那末，這兒來低聲說。他在哪

兒？告訴我他在哪裏。他在哪裏？他在這箱子裏？

托：不，不在這箱子。

印：不？箱裏是什麼？

托：維黛絲的東西。

印：那末他在樓上？唔，樓上

托：不，他不在樓上。

印：外面？唔？

托：(把袋子放在檯上)。印澤爾德。

印：是，唔，什麼？

托：你不會以為是我收匿他嗎？

印：不，不。當然不會。

托：你發誓你不，你不將我報復？又不拉的底牲口？

印：是，我將伴作搜索這房子然後？

托：你看看那個門。不，不，通過這門，然後看看這屋子的四周。

印：是？哪兒去？草堆中？

托：不，不在草堆中。

印：在牛奶場？

托：你可以到到牛奶場裏面看看。

印：還有其他地方，唔？

托：正正奶場的左便。

印：牛欄，唔？

托：不，不。雖然，你可以看

望看牛欄裏面。

印：還有什麼地方？

托：印澤爾德。

印：是。

托：發誓你不告訴任何人。發誓你不說是我告訴你的。

印：當然我不告訴任何人。

托：你可以數那些羊，明白嗎？

印：牧場的左面。唔？

托：牧場的左面。

印：我將看他們數謝謝你，托德。

托：現在，你可假裝搜索樓上？

印：是。我們可以讓維黛絲進來，現在。

托：不，不要給維黛絲知道，不。

印：是啦，嚶，阿力克！

阿力克：先生。

印：數那位太太進來。

阿力克：數那位太太進來，先生。你現在可以進去。(維黛絲入)

維：好啦，你們暢說够了那？

印：不。或許并不如我所希望那樣好。你丈夫今晚精神很不好。請寬恕我一刹那。來，赫於普，霍士考。

兵士們(進來)先生。先生。

印：我抱歉，維代絲。可是我必須搜這屋子，你丈夫已答應我了。我必須把所有的房子看過。

維：搜查我底房子，真的！

印：我當盡可能的不致擾亂了它。

維：搜查我底屋子，真的。爲甚么你要搜查我底屋子？

印：爲你表弟，梭洛爾夫。

維：底底——表弟——梭洛爾夫。

幹嗎你要我表弟梭洛爾夫，

我快要弄個明白？

印：來，維代絲，我對不起。

讓我們不要發生口角吧。

維：口角，真的，而你怎麼要有口角？我並不願我底屋子

給扯的四分五裂。

印：他們不會給你任何的損害，維代絲。

維：損害不損害，我不願任何人在我屋的周圍偵察，我從

聽過這樣放肆我，這是我底

屋子，不是梭洛爾夫的。你要梭洛爾夫幹麼？

印：你够知道了，維代絲，

爲什麼要梭洛爾夫。

維：(對托德)我是在我自己

的屋裏給侮辱了，我不信你

生在那兒讓你底妻子被侮辱

，至於你，印澤爾德，難爲

你底爵士身分，你永沒有比

較在豬 裏養大起來的有禮

貌，這是我所希企於你的。

可是，托德，你，我替你羞

恥。保護你底妻子哪，人。

不要給這羣蕙蕙把整間屋拋

落海去。

印：(對他底隨從)同你們上樓

。搜查屋內所有的屋子。

維：你怎敢這樣侮辱一個女人

！你做蠻的大頭們、倘若

現在我是一個男人，你不可不

敢。

阿力克(向印澤爾德)：請原諒

，隊長。

印：什麼事。

阿力克：那箱子，隊長(指着

箱子)

印：唔。怎麼呢？

阿力克：想他許是在這箱內

印：呵，沒意思。同我上樓。

(他都跑上樓)(對托德)你

也來，托德。倘有任遺失你

可責我底人。

托：(轉身)讓維黛絲去，印澤

爾德。叫維黛絲。

托：不。我不是以爲她懷疑；

不，她沒有懷疑。

維：你到哪兒去，托德？

托：同印澤爾德上樓。

維：我嫁的是一個人呢抑或是一隻可憐的老羊？你是不是

把你自己當作人，托德？

托(轉身)印澤爾德在做什麼？

印：來，托德，來啦。

：(對維代絲)預備晚飯。

別站在那兒。(同印澤爾德

下)

維(獨個兒)預備晚飯！(她

無奈何地望着四周。她看見

這袋銀子。)天啊，我該怎

麼辦？

托(在樓上)，維代絲。

維：是，托德。

托：好嘍，沒有什麼。我只要

知道你是否在那裏。

維：我該怎麼辦？我明白道了

！(她輕快地離開這房子。

兩秒鐘內她同梭洛爾夫轉來

樓上嘈雜，叫喊。)

維：別作聲，別作聲。一點也

不要響。

托：我將怎麼辦？

維：一點也不要響。

(樓上)維代絲。你還在那裏嗎？

維：我在這兒，托德。你有什么

事？躲入箱子裏，梭洛爾

夫。躲入箱子裏。(她打開

箱子)

梭(吻她)：再見，倘若，維代

絲。

維：呵，蠢孩子，入去。我一

定要鎖你在裏面別打噴嚏，

看老天爺 臉上。想打噴嚏

時可咬緊你底上唇，這是唯

一的時機，梭洛爾夫。(她

鎖他在箱子裏同時拿起鎖匙

，然後急促而輕聲地把麵包

啤酒擺在桌上好似預備晚飯

的樣子。印澤爾德，托德，

及兵士等重又進來。)

維：好嘍，我的爵主，你可有

找到我底表弟梭洛爾夫沒有

？

印：我還沒有搜查完呢。

維：你不是已經搜過了嗎？你

可以搜搜那邊的衣櫥哪。倘

若我是你我就得這麼辦哪。

或者在灶裏。是的，看看灶

裏啦，印澤爾德。帶他到灶

邊去吧，托德。

印：(對一部份兵士)到廚房

裏搜搜爐灶去。你們其餘的

跟我來。我們必須去搜那裏

嗎。

維：別騷擾你底哥哥吧，托德托：什麼哥哥？

維：驢子！

印：呵，你够趣兒，維黛絲。

好，最會笑的最後才笑，的說。（同兵士們下）

維：托德。托德葛地。

托：是，維黛絲。

維：這一包銀子是做什麼的？

托：一包銀子？

維：這兒的這包銀子。做什的？

托：就是我从市裏帶回來的。

維：那不是。

托：呵，不，也不是。

維：那末？

托：那末！我想是印澤爾德進來時放在那兒的吧。

維：你看見印澤爾德放在那兒嗎？（轉身）呵，我現在有什麼好想想呢？

托：現在看老天爺的臉別挖苦吧。聽！

維：這是什麼？

托：我好像聽得酒地裏鬧着，一個人哭叫。

維：天啊，一個人哭叫。（他們走向門口）

托：我希望他們找不着他。

維：謝天謝地我盡我底力救他

。呵，願天掩着他們底眼睛

托：我怕他們真的找着他了，

那是什麼？

維：他們勇猛，可不是嗎，他們十三個對一個？

托：你不聽着一種呻吟？

維：可憐的梭洛爾夫。可憐的

洛爾夫。

托：我們是盡我們的能力了，

維黛絲。

維：是。願天常幫助你，托德

，好像你幫助梭洛爾夫一樣

！

托：是，我願常常盡我底力量

爲他。

維：是，托德。我知道你將來

會幫助他的，也希望你將來

會幫助他。

托：不幸的人。

維：不幸的梭洛爾夫。

托：別說了，維代絲。我們都

要死啊，哀，哀！從這門走

開來吧。（外面叫喊）

維：（掩着他底眼）哀，我親愛的，

我親愛的。噢，梭洛爾夫，

棕髮兒澤洛爾夫。

托：那，那。現在一切都完了

。維：呵我底梭洛爾夫，我表弟

梭洛爾夫。

托：哪，哪。別這樣吧。別這樣吧；

你這樣呼喊我要頭痛

啊。

維：噢，你有棕色的頭髮，

洛爾夫。你有美麗的頭髮。

我底寶寶，我底表弟。

（外面叫喊）

（轉面）：他們找着他了。他們

們找着他了。（他擦着兩手）

們都得一死。呵，不幸的

梭洛爾夫，不幸的人。而他

是這樣年青。

維：那是多愉快的景象，在晨

光煦和時看他跑山。噢梭洛

爾夫，你是女人眼中的尤物

。你威嚴的像個雄赤鹿。你

優美的似個皇帝寵愛。噢

，我底寶寶。我底可憐的表

弟，我底至愛的，我底心肝

，梭洛爾夫！

托：而他是這樣年青。是個這

樣有希望的年青。這樣斷送了

。生命只不過一瞬。而他是

這樣年青。懶精，惡漢，

酒鬼，你們早死掉就好啦。

（外面嘈的更兇）

維：他底柔軟的棕色頭髮纏着

金線好像美麗的羽毛。現在

着血了。

托：澀着血。哀！哀，天！

維：呵，年輕人；呵，西方之

寶貝；呵，潔白，優美，宏

麗的梭洛爾夫！你的伴侶將

爲冬日黃草下之冷榻。

托：呵，看老天的臉，閉口吧

維：冷榻，寂寞的榻，白色的

榻。

托：讓我告訴你，你不能花費

我們底一塊被單蓋他出去。

維：三根孤燭列在一起，三道

火燭炙燭成渠，但你，梭洛

爾夫，將寂然躺在它們下底

。

托：維代絲，你是不是要迫我

發狂？現在够啦。

維：呵，美麗的梭洛爾夫。游

泳，玩剎子你是少年人中之

王。你掉舟沒有對手。沒有

皇后對她可愛的人兒有超過

對你之優遇。你溫文，你仁

愛，你矯健而美麗，你勇敢

；現在你將長眠地下，爲羊

羣所踐。

托：這裏。維代絲。這事竟到

這樣。梭洛爾夫死了。印澤

爾德轉來啦。看老天的臉，

不要嚷吧。（印澤爾德同隨

從們重入)

印：我要跟你算賬，托德。

維：還死者，給我死者，你這班屠夫，你這班嗜殺鬼！

印：你聽到沒有？

維：十三個對一個！十三個對一個！你這班屠夫！你這班嗜殺鬼！還我死者，給我親愛的死者。你這班懦夫！

印：有什麼跟你過不去，維代絲？

維：給我瞧這孩子的屍臉，你這班屠夫！呵，美麗，白皙的臉。白的臉染了紅的血。呵，我底孩子，我底親愛的孩子，梭洛爾夫。

印：那是真的，我抓着他時他的有個白臉，維代絲。我可給你保證是的。托德，我將扭你底耳朵。

維：我底死孩子在那裏？你這班狗。你這班屠夫。引我去看他底屍身。

印：你底死孩子？那裏沒有死孩子。

維：沒有死！呵，天！（假作暈去）

托：什麼？
印：就告訴你什麼，你這

個糊塗蟲！你這惡棍！你這猶太！你同他申了什麼？

托：同他申？

印：同梭洛爾夫。哪？他在哪裏？哪？你同他申了什麼？

托：我沒有申了什麼，印澤爾德。沒有。

印：你這說謊鬼，你敢坐在那兒說你沒有放逃他？

托：我沒有放逃他。

印：你撒謊。

托：我怎麼能够放逃他？

印：怎樣？我怎知道你怎樣？

但我就會知道怎樣我將刺你底皮。我將把你剥皮搥醜。

我將！我將！我將！

托：呵，不好，印澤爾德，我發誓，我發誓我以為你抓着他了。

印：我對你說，你是給他逃了。

托：我沒有，印澤爾德。

印：（對他的隨從）看他，看這一個撒謊鬼。我到這裏對這說子說我要找梭洛爾夫，他畏縮，哀求，舔我的靴子，因此我和善的像爸爸一般的對他說；我總是和善我好像爸爸一樣的，我太和善了，而他畏縮哀鳴，懇求我不要觸

他。只要不損傷他皮，他說就告訴你梭洛爾夫的所在

隨從們：現在聽着，他出賣渠

，他要一點銀子，便說出梭洛接爾夫的所在。銀子在那櫃

上。三個銀馬克，并不少。為一點錢他是可以出賣他底

母親的。你可不是，哈？

托：我不會。

印：你會，這你知道。你乞求三個銀馬克，因此你教我去

羊欄裏我。

隨從們：叛逆的豬，他自己底表弟，他自己底表弟。

印：然後他教他潛逃了，當我們去搜索那不對的地方底時候。而現在他想我給他三個

銀馬克。

隨從們：綁他上牛尾，主人。讓我們逐獵他。

印：如是你出賣了你的表弟，你豈不是，然後又想反好？

（走向他）你帶梭洛爾夫那兒去了？那？

托：他是在那我已對你說的羊欄裏，印澤爾德。他先頭是真的，他先頭是。

印：呵，他先頭是？而現在他在哪裏？我想是逃去歐利夫

那裏了。

托：他也許是逃去歐利夫那裏了。

隨從們：歐利夫家像是個去處

。我們立即趕上那兒去為妙

印：老天幫助你，托德，倘若我們沒有找着他。明白嗎？

我說，那邊去。

隨從之一：你還未看過那箱子，隊長。

印：呵，是，那箱子，（他揭揭箱蓋。）鎖匙在哪裡，托德？

托：問維代絲。

印：這箱子的鎖匙在哪裏，維代絲？

維：這箱子的鎖匙，真的。你是誰問我要它的鎖匙？我不

許你偵察我底箱子。你同你這班人已害得這兒够了。你

不能要鎖匙。非得够了。

印：來，現在。鎖匙。

維：我對你說，你不能要鎖匙

隨從們：劈開它，隊長。

隨從之一：呵，別理會這箱子

，梭洛爾夫得安然到歐利夫家了，倘若我們不趕快去。

印：給我鎖匙。

托：即刻把拿鎖匙出來。

維：我對你說，你不能要鎖匙

。你已經把這屋子拋落海了。像這樣，滾出去。滾。

印：立即給鎖匙我，維代絲。

維：（擲鎖匙落地板上。）拿去托啦，它給你倒楣。這是它。開啦。

印：（還回鎖匙）謝謝你。這就是我所要。現在，托德，這那包銀給我。

托：呵，印澤爾德，你是給了我了。

印：現在你得還給我。

托：呵，印澤爾德。

維：還他，托德。還他，你這猶大，你，你以為我可要賣命錢在這屋裏？立即丟掉它，（隨從等走出在門口徘徊）

印：去啦，現在。

維：（取銀包）我只有一件事要對你說的，印澤爾德，我說

拿你的銀子離開這間屋，現在。（她挽他到門口）拿你這

血污的銀子。（把銀包擊他的臉，同時驅他出去。她看着他們走）去你的歐利夫家，又運動其他的猶大。這是我所要對你說的，我的僱主

。（她能回注視着托德。托

走到門口之外面望望，轉回

來，坐在箱子上。維黛絲

背着他走開。）

托：好呢。他們走了呢。（停一回）他們走了呢。（沒有回話）我對你說話你不能回答嗎？

維：是。我能回答。聽着我說

，托德葛地。你同我要從現在起分手了。你爲了錢出賣

梭洛爾夫，你底賓客又是我的表弟。我一向只知道你是

個慳吝人。現在我才知道是個卑污者，是個懦夫，是一

隻狗。老天寬恕我，我曾經

愛過你。呸。我讓你吻我，

抱你在懷中。那，那，那，

拿它。（她擲她底結婚指環給他。）現在我們得分手，

托德先生。我謝謝老天沒有給你養下孩子。

托（膽怯地笑）：我犯着頭痛。我不能！喔——（箱蓋翻起來

。托德跳開。梭洛爾夫出現

。）梭洛爾夫！

梭：梭洛爾夫！

托：梭洛爾夫，我不是有意！

我發誓，我不是。我不是有意——那只是開玩笑。待我解

釋。

，他們走哪裏？

維：他們往了，梭洛爾夫。現在我們走潛去布洛佛茲，這

十分穩當。來，來，我倆一起去，我底朋友。（他們去了，德頹喪地坐下）

（幕）

吉訶德君中之俗諺

無息選譯

魔鬼藏在十字架後。掛火腿之鈎釘，未必有火腿。莫在去年的巢找今年的鳥。飢餓是窮人最好的醬油。莫在有人懸樑的屋裏提及繩子。燦爛的不定是金。跳過籬笆，是勝於哀求。在暗中一切貓都是灰色。莫在貓身找五只脚。猴子爬得愈高，愈顯出禿屁股。可以用武力取來的，不要和顏悅色來懇求。人家給你一頭牛，你就趕快拿繩子；好運到門，你就馬上引牠進來。瑪蟻有自傷其身之翼。告訴我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何人。靠了好樹，就遇了好樹蔭。教皇雖比掘墓人高，死後所佔的地位相全。有之時，不在乎；無之時，必然無。四碼的古恩加土布，暖過四碼的亞哥偉亞細畢暖。不幸的是不曾三點鐘吃早飯的人。說高爵吃來的麵包，來得清香。父親是市長的，無忌憚地入宮。一個實行，值得兩個許約。不值錢的，更不值錢。贈得快的，等於賄兩倍，自由自在，就可爲所欲爲；爲所欲爲了，就心滿意足，心滿意足了，就無慾無求；無慾無求了，事情就完結了。婦人的勸告，雖然不足道，但不聽的人，也不見聰明。除死以外，事事都有辦法。自卑者每每爲人可重。別替忘恩者做事，那是投水在海洋中。眼不看，心不惱。

春

婉萍女士

「春，春來了！」這是人們的歡呼。

在冰天雪地瘋狂恐怖的冬夜裡掙扎着的人們，誰不希望春之到來？春來了帶給我們的佳音：兇惡的冬夜已渡過，踏上快樂的春之大道。

春是希望的象徵，她給予人們幸福愉快，賜以人們活潑的生氣，萬物滋長，欣欣向榮，這是她的恩惠。

「春日載陽」，「春光明媚」，這是詞詠春之辭。春是美的代表，是藝術的意象，是造化技術最高的表現。

然而，這些讚美辭，形容辭，全不適用於今年的春！華北江南的春是怎麼樣我不知道，南國的春，確是一團糟：層層疊疊的烏雲封閉了整個太空，一綫光明也不許流到人間來，終日只有一個陰沉沉的面孔，流着淚憂鬱地向下俯視，壓迫你連氣都透不過來；惱人的天氣使你失掉了安適，興奮，痛快！

「春夜惱人眠不得」，人人都有這樣感覺，可是沒有人看見過春——最少我沒有看見過春的影子，連她的氣息都嗅不到；雖然日曆告訴我，她早已來了。

但，事出意外，偶然在一個清晨給我發見了她：

有一朝，一早跑到校園去，久未會面的太陽，剛從雲層的空隙中偷偷地透出一綫嬌艷可愛的曙光，溫柔地投在大地的臉上。抬頭一望，啊，木棉的花蕾，如火如茶般佈滿了高聳雲際的樹枝；嬌嫩翠綠的葉芽，鑲滿了乾燥的枝頭；啊，春真的是來了！春，原來就在木棉的花蕾上，枝頭的葉芽上，充滿了柔和陽光的空氣裡……：……我不但見了她的影，也嗅到她的氣息了！她使我沉醉，她使我興奮，希望充塞了我每個細胞；我的心舒適了，活躍了！呵，我感到說不出的愉快！

快樂極了，我要把這個好消息帶回宿舍給期望春之到來的她們，我要把這個好消息帶給人間。

剛想舉步跑回宿舍去，突然黑雲遮蔽了天空，阻礙了陽光，浮雲飛般快的漫天滿佈，張了一層大而厚的天幕，繼而天色漸漸暗下去，花木為之驚懼，景物為之失色。一陣冷風襲來，使我毛骨悚然，然而，我還翹首眺望，望太陽能衝破重圍，但終於失望了！世界已黯然無光，樹葉索索價響，雨點打在我的臉上。垂頭喪氣踉踉跄跄向宿舍去，「風雨又來了」，只聞她們這樣歎息。

我再也見不到春，鎖日都是昏天黑地。

本來，春來了是表示我們已渡過那殘忍恐怖的冬夜，踏上和平快樂的春之階段，可是這個春天比諸冬夜更是險呢！

冬天，狂風暴雨雖烈，我們猶知警惕，春則不然，她具有強有力的麻醉性，使你致死而不知覺；黃絲細雨像永無止境般的下個不休，使你行不得，眠不着，坐又不是；衣服發菌了，書案用具生霉了，使你討厭到哭不是，笑不得；更醞釀毒人的細菌，漸漸地侵蝕你的肌膚，腐化你的心臟，甚至消滅你的靈魂！

似乎毒菌襲擊還不够，魅魍魎又乘機擾亂，明目張膽的破壞你的廬舍，毫無忌憚的蹂躪你的田園，外物既盡，進而吸血煎髓了！

我們不能這樣活下去，我們需要太陽——需要太陽的紫外光毀滅一切毒菌，驅除一切妖魔鬼怪。

我們不甘受自然界的支配而束手待斃，要有一場震天動地的大風掃清層層疊疊的烏雲，放出陽光毀滅一切腐敗東西，使人類的仇敵無所藏身。殘枝敗葉都去清了，所剩下的碩果，便是人類幸福的種子；所有的嫩根細葉，便是他日滋長成林給人們憩息之所在；這樣，「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的景象，才能够重見於今日。

名利 Sinclair

廖嘉祥譯

目前我們的問題，倘你以它祇是金錢的問題，那你對於事物的觀察，未免太近膚淺了。其實，目前的問題與金錢的自身並無甚關係。其關鍵是在金錢能夠換得東西。——或者說是金錢的購買力。這種購買力能夠獲得詳衆趨向的設計者創造出來的物品，而金錢的功能就在於斯矣！

兩天後，你們就可以看見這個過程的實現了，由一班游泳的孩兒們。此次游泳比賽的冠軍，是屬於一個加拿大的旅店侍者，一個十七歲的少年人。成名之後，人們就供奉他像活神仙似，高舉直登靈香宮殿了。報紙，雜誌，都刊着他的照片，載着他的生平事績。滿城滿市，甚至街頭巷尾都播傳他的鼎鼎大名，萬民繞圍着他，像扛菩薩似地高高地抬到肩。無數的契約，擺列於他的面前，候待他去簽押。或者他想着坐駕花車旅行時，那公司的經理，新聞的記者，與秘書等人就跟着他去走。或者，他們去特別創造一個玻璃的水槽，像金魚缸似，放置在游藝場裏，請他表演游泳的技術，讓整千累萬的市民去參觀，那他的名聲是擴了，甚至他的生產地也顯赫起來了。

「偉人總是偉人，不管他是拳師或是總統，都是一樣的偉大」。舊約翰·魯·撒理云想着擺佈一下克理芬蘭，於是他就說這句話。以後，美國偉大這個範圍因之逐漸擴大起來了。那些新進的英豪都被邀登錦衣堂了。像那游泳橫渡加塔拉海峽的少年，那游泳橫渡英吉利海峽的小底，那徒步在四十七小時橫行大陸的男子漢，那用鐵鏟殺害她姐情敵的小姐，那駕着汽車在一點鐘內飛行二〇七哩的漢子，那在十一分鐘吃一加侖大豆的活昌袋漢子，那結婚十七次的電影明星，那讀過二百遍聖經的牧師，那宇宙光線的發明者，那北極飛行家等等，他們都被邀進錦衣堂，他們都有過他們的光榮時代，一週間，或一月內，報紙雜誌的封面刊登他底大名，照片。電影老板走來和他商量訂立電

影合同，游藝場也請他去奉技。報館裏的通信欄，爭記載他們底的動靜，以這種新聞消息增加新聞報紙的價值。

美國人這樣的狂熱無度，外邦人士會為之驚駭，會以它是美國人的一種墮落，這就因為我們未能完全科學化的去批評人類社會。蓋社會的事物，莫不來自源。福祿培爾說：「好與壞很像醋一樣產生的。」人類未有的深刻的尖銳化的社會反映，就是產生美國人的狂熱之泉源。

我們須先對於社會裏頭的無藉藉名者有深切的了解，與相當的同情然後我們纔可以理解那些成名之人——那游泳橫過海峽的少年人，那爬上四十層高樓的外牆的絕人，那一食十二打牡和四十九個湯餅的大食人，……之類等。那現社會裏頭的無藉藉名者，……受生活的鞭笞之人，於是，他們就不顧生死，挺而走險，冒險去幹種種的勾當。倘或做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來，他成名了。他變為一個百萬富翁了。當然的，出入則坐輕車，乘肥馬，到處受人歡迎，諂媚，擁抱，愛慕，……欄路被人扯住來拍照，或者簽一個名字也是好的。

這樣美國人的熱狂，怪不得那日本人，中國人，印度人，土耳其人，希臘人，意大利人，波蘭人都都在幻夢着，想搬移到如銀幕上反映出來的大堂來了。

隨處都可以發現的，那人工創造的朝着燦燦的黃金的方面而轉移的動向，例如，訪員希望他的稿子能發成為特別紀載，天天在報紙上登載，於是他運用一種漸離開英語的語文，載着這些動人的故事，去惹起編者的留意。那編者又想升任總編輯，於是，他運用精巧的手段，去輯編，以博社會人士的慾。而總編輯又不願意被他屬下的編輯所排擠。那報紙又想討大銀行家的歡心，在大銀行家面前顯出他功能——它能使銀行的存戶信任這間銀行。更有那像雨後春筍的雜貨店，標明販賣工業酒精的店子，它們又掛羊頭賣狗肉，販賣着禁酒。總之，向金性成為上一一致的共通性，向金性是駭人之石。

紅龍

商山老人

迎春。不絕如縷底怒吼着的紅龍——爆竹，似受了賣藝者底鐘聲所鼓舞而掉尾吐燄。

靜靜地，屋簷傾听那响遏雲霄的龍吟。像喜溢眉宇的掛了紅的新郎，馬路以新的打扮脾聽着行人。琉璃底烟薰陶着行人呢。人們凝神地聽着那老是一片火紅的光，等待紅龍已沒有吐燄，紅鱗耀眼地躺在地上。如雨後之新涼，空間異常明淨。東風重又挾着清脆的賣花聲吹來。

——我獨個兒站在元日之樓頭。

當有脚的陽春起始柔和底刺啄于人間，街頭，元日的街頭就錯雜地送來春雷暴發似的紅龍之吼聲。遠~~~~~，近~~~~~，像澎湃的洪水在對流。這有聲有色的 Street Scene：是豪華世界底狂歡時節之呼聲嗎？

美麗的紅龍，那光明的象徵，是多可愛。在元日，如其一個人會閒凭樓頭，悠然地欣賞這藝術品，瞧瞧滿地是熱情的顏色，听听一片雄偉的聲音，他將深感生命底怒放與緊張，他將有雄視于萬馬突圍的錢塘潮頭之氣概；他將有徜徉于鮑紅狼藉的西湖春老之感覺呢。在目前溫暖的世界中，他底感覺線將被引至無限長。

挾着發落花之嘹啾的東風已把紅雨染上人間世了嗎？還飛上過路的遊春人底油壁車上，在陽光裡露出閃爍的輝綫呢。才是春來，却道春將暮，三十里落紅會令人傷春麼？不，那是替這無生氣的世界增勝之紅雨呀。那是天女們在鈞天樂的昇奏中倒下她們底凝脂呢，溫暖的氣雲已濃重底混混粉脂香。

人也有瘋狂之血色的火線下底感覺。

有什麼像這揭開了春之幕的爆竹底紅英呢？可以說初夜之處女底落紅麼？

一九三四，夏歷元旦日速寫，

紅豆漫刊

二卷·二期
每册五分

二十三年九月一日出版

代售	印刷	通訊	發行	出版	經理	編輯	管印
各大書局報社	光華電版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八〇號 印務部	香港郵政信箱二十九號	文咸東街三十二號	梁國英報局	梁國出版社	梁之晷	梁之盤

雙喜牌

白菩提酒



酒質：用美國白菩提配以上酒釀造
功效：最能補氣補血潤肺益體養顏
特點：入口香醇芬芳四溢多飲不燥
裝璜：華麗堂皇高貴無匹送禮最宜

總局：……………香港文咸東街三十式號

分局：……………灣仔莊士敦道一佰八十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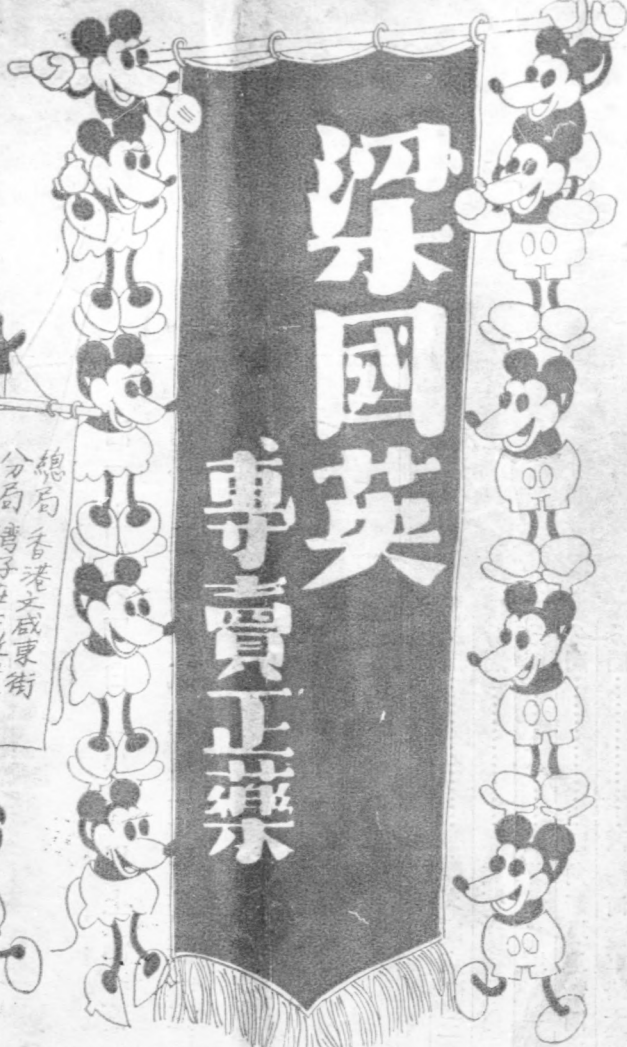
分局：……………油蔴地新填地一佰六十號

分局：……………旺角新填地街四佰十六號

分局：……………西灣河電車路太寧里一號

梁國英

專賣止咳藥



總局 香港文咸東街
分局 灣仔莊士敦道
分局 油麻地新填地
分局 旺角新填地街

